二程粹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二程粹言

楊時編輯

本館據正誼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二程粹言者。河南二先生與其徒平居講論之詞。而門人記之者也。髣髴乎語孟。貫穿乎六經。包括乎百家諸子。舉凡天地之所以覆載。大道之所以流行。彝倫之所以罔斁。身心性命之所以各正。天下國家之所以久安長治。莫不具於斯焉。其爲詞也易簡。其爲理也廣大而精微。所謂至精至粹而不可易者也。於是龜山先生。自洛歸閩。爰採擇而編次之。以傳於後。學者得此而拳拳服膺焉。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盡也。正道失傳。俗學固陋。士子自童至老。所謂遠大自期者。不過讀書取科第焉足矣。問其人則曰學者也。問聖賢之事。則曰我不知也。咿唔掇拾於燈窗之前。以博一日之徼幸。輒詡詡焉自以爲榮。及其出服官。臨政事。則茫然失措。民有隱而不知。下有奸而弗燭。甚者恣睢暴戾以肥身家。使天下謂儒生爲無用。噫。可歎也。夫有體無用。非聖賢之學也。況並其體而無之。見理不明。處事多謬。無足怪者。故余謂學者不可無志於聖賢之學。本聖賢之學。以消其固陋。發之爲經濟。見之爲事業。其於用也。寧有窮乎。粹言共十篇。一曰論道。二曰論學。三曰論書。四曰論政。五曰論事。六曰天地。七曰聖賢。八曰君臣。九曰心性。十曰人物。上下古今。瞭如指掌。內聖外王。體用一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統。寄於是矣。卽取而躋之語孟六經之列。夫何愧焉。余故梓而序之。以俟後之學者。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冬十有一月。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三山之正誼堂。

二程粹言目錄

卷之上
論道篇
論學篇
論書篇
論政篇
論事篇
卷之下
天地篇
聖賢篇
君臣篇
心性篇
人物篇

二程粹言卷之上

將樂楊　時中立編輯
儀封後學張伯行孝先重訂

論道篇

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敬。有適有莫。於道已爲有間。又況去道而求乎。

子曰。立言所以明道也。言之而知德者厭之。不知德者惑之。何也。由涉道不深。素無涵蓄爾。

子曰。傳道爲難。續之亦不易。有一字之差。則失其本旨矣。

或謂惟太虛爲虛。子曰。無非理也。惟理爲實。或曰。莫大於太虛。曰。有形則有小大。太虛何小大之可言。

子曰。有者不可謂之無。猶人知識聞見。歷數十年之後。一旦念之。昭昭然於心。謂之無者非也。謂之有者。果安在哉。

或問誠者專意之謂乎。子曰。誠者、實理也。專意何足以盡之。呂大臨曰。信哉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實有是用。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故曰。誠者、實理也。

或問介甫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子曰。言乎一事。必分爲二。介甫之學也。道一也。未有盡人

而不盡天者也。以天人爲二。非道也。子雲謂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亦猶是也。或曰。乾、天道也。坤、地道也。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其道則無二也。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如此云通天文地理。雖不能之。何害爲儒。

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在人則謂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

子曰。陰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陽則小人也。其助陽成物則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

子曰。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

子曰。誠無不動者。修身則身正。治事則事理。臨人則人化。無往而不得志之正也。

或問子所定昏禮有壻往謝之儀。何謂也。子曰。是時也。以今視古。氣之淳漓不同矣。今人之壽夭貌象。與古亦異。而冕服俎豆。未必可稱也。聖人之主化。猶禹之治水耳。宜順之而不逆。宜遵之而不違。隨時之義。亦因以此焉。

子曰。天下之害。皆以遠本而末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王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人欲以復天理。聖人之教也。或曰。然則未可盡去乎。曰。本末一道也。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禮。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遜有節。非威儀

則不行。尊卑有序。非物采則無別。文之與質。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末勝而本喪。則寧遠浮華而質樸之爲貴爾。

子曰。純於敬則己與理一。無可克者。無可復者。

子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子曰。佛者之學。若有止則有用。

子曰。觀生理可以知道。

子曰。至誠感通之道。惟知道者識之。

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指公爲仁也。

子曰。聖人以生死爲常事。無可懼者。佛者之學。本於畏死。故言之不已。下愚之人。故易以其說自恐。至於學禪。雖異於是。然終歸於此。蓋皆利心也。或曰。本以利心得之耶。抑亦利心求之而有失也。子曰。本以利心得之。故學者亦以利心失之也。莊生所謂無常化者。亦若是爾。

韓侍郎曰。道無眞假。子曰。既無眞則是假爾。既無假則是眞矣。眞假皆無。尙何有哉。必曰是者爲眞。非者爲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

子謂門人曰。於佛氏之說不必窮也。苟欲窮之而未能窮。則己與之俱化矣。曰。然則何以能不疑。曰。曷不

以其迹考之。其迹如是。其心何如哉。豈可取其迹而不求其心。探其心而不考其迹也。心迹猶形影。無可判之理。王仲淹之言非也。助佛氏之說者。必曰不當以其迹觀之。吾不信也。

子曰。義利云者。公與私之異也。較計之心一萌。斯爲利矣。

子曰。便儇佞厲之人。去道遠而。

子曰。公者仁之理。恕者仁之施。愛者仁之用。子厚曰。誠一物也。

子曰。苟非至誠。雖建功立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其能久乎。

或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子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蘗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

或謂佛氏所謂定。豈聖人所謂止乎。子曰。定則忘物而無所爲也。止則物自付物。各得其所而我無與也。

子曰。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遇之道大矣哉。

子曰。至公無私。大同無我。雖眇然一身在天地之間。而與天地無以異也。夫何疑焉。佛者厭苦根塵。是則自利而已。

子曰。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

或問孝弟爲仁之本。與子曰。行仁自孝弟始。孝弟仁之事也。仁、性也。孝弟、用也。謂孝弟爲行仁之本則可。

直曰仁之本則不可。

或問仁與聖何以異。子曰。仁可以通上下而言。聖名其極也。有人於此。一言一行仁矣。亦可謂之仁。而不可謂之聖。至於盡人道者。必謂之聖。而亦可謂之仁。

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或問敬。子曰。主一之謂敬。何謂一。子曰。無適之謂一。何以能見一而主之。子曰。齊莊整飭。其心存焉。涵養純熟。其理著矣。

子曰。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

子曰。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無不誠者。故曰誠者自成也。

或問中庸可擇乎。子曰。既博學之。又審問之。又謹思之。又明辨之。所以識中庸之理而不差忒矣。爲而不擇。

子曰。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故孔子曰。吾衰也久矣。

子曰。仁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

子曰。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己爲貴。若存若忘焉而不爲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

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不可曰以敬直內。以義方外。謂之敬義者。猶曰行仁義云耳。何直之有。所謂直也者。必有事而勿正心是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推而放諸四

海而準。

子曰。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

子謂學者曰。夫道恢然而廣大。淵然而深奧。於何所用其力乎。惟立誠然後有可居之地。無忠信則無物。

子曰。理素定則能見幾而作。不明於理。何幾之能見。

或問四端不言信。何也。子曰。有不信故言有信。譬之四方。其位已定。何不信之有。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斯不信矣。是故四端不言信。

劉安節問仁與心何異。子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子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子曰。陽氣所發。猶之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爲仁也。

子曰。敬則無間斷。文王之純如此。

子曰。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

子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爲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

子曰。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

子曰。今之語道者。語高則遺卑。語本則遺末。孟子之書。雖所記不主一端。然無精麤之分。通貫言之。蔑不盡者。

子曰。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

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遽哉。

子曰。語默猶晝夜爾。死生猶古今爾。

子曰。仁則一。不仁則二。

子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子曰。無一亦無三。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二而已。

子曰。天以生爲道。

或問理義何以異。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子曰。形而上者。存於洒埽應對之間。理無小大故也。

子曰。理有盛衰。有消長。有盈益。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所尙。所以事天也。

子曰。理善莫過於中。中則無不正者。而正未必得中也。

或問仁。子曰。聖賢言仁多矣。會觀而體認之。其必有見矣。韓文公曰。博愛之謂仁。愛、情也。仁、性也。仁者固博愛。以博愛爲盡仁則不可。

或問何謂忠。何謂恕。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恕也。

子曰。不偏之謂中。一物之不賅。一事之不爲。一息之不存。非中也。以中無偏故也。此道也。常而不可易。故既曰中。又曰庸也。

或問商開丘之事信乎。子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

或曰。蹈水火白刃而無傷。巫師亦或能之。豈在誠乎。子曰。彼以邪心詭道爲之。常懷欺人之意。何誠之有。曰。然則其能者何也。子曰。西方有幻術焉。凡其所謂變化神通。以駭衆人之耳目者。皆幻也。巫師所能。迺其餘緒耳。

子曰。異端之說。雖小道必有可觀也。然其流必害。故不可以一言之中。一事之善。而兼取其大體也。夫楊墨亦是堯舜而非桀紂。其是非豈不當乎。其所以是非之意。蓋竊吾之似。欲成其說耳。

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已則不能。然是已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

子曰。世之學者。未嘗知權之義於理所不可。則曰姑從權。是以權爲變詐之術而已也。夫臨事之際。稱輕重而處之。以合於義。是之謂權。豈拂經之道哉。

或問信在四端。猶土王四季乎。子曰。信無在無不在。在易則至理也。在孟子則配道義之氣也。

或問夫子曰。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中有二耶。子曰。非也。發而中節。是亦中也。對中而言之。則謂之和。可也。以其發故也。

子謂子厚曰。道者。天下之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子厚曰。心不廣也。子曰。彼亦是美事好而爲之。不知迺所當爲強私之也。

子曰。因人情而節文之者。禮也。行之而人情宜之者。義也。

或問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乎。曰。雖無聞見。而聞見之理自存。汝於靜也何如。對曰。謂之有物則不可。然昭昭乎有所知覺也。子曰。有是覺則是動矣。曰。夫子於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靜而已乎。子曰。汝必從事於敬以直內。則知而得之矣。曰。何以未發言中。子曰。敬而無失。所以中也。凡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若俟人爲布置則不中矣。

子曰。或言方有內外。是有間矣。道無間。方無內外。

或問何謂時中。子曰。猶之過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也。時而居陋巷。則過門不入非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也。時而當過門不入。則居於陋巷非中矣。蓋以事言之。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也。

或問外物宜惡諸。子曰。於道而無所見。則累與惡皆不得免焉。蓋亦原其當有當無爾。當有也、何惡之有。當無也、何絕之有。

子曰。理者、禮也。文也。禮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

子曰。昔聖人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惟能親親。故自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義者宜也。尊賢爲大。惟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仁義盡人之道矣。

子曰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

子曰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也。

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矣盡人之道則能事鬼矣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子曰仕止久速惟其可不執於一故曰君子而時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寂然不動故曰天下之大本也。

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能盡出處去就之道矣能盡出處去就之道則能盡死生之道矣其致一也。

子曰有形皆器也無形惟道。

子曰凡執守不定者皆不仁也。

子曰釋氏言定異乎聖人之言止夫於有美惡因而美惡之美惡在物我無心焉苟曰吾之定不預於物然物未嘗忘也聖人曰止隨其所止而止之止其所也。

子曰中無定方故不可執一今以四方之中爲中則一方無中乎以中外之中爲中則當外無中乎故自室而觀之有室之中而自堂觀之則室非中矣自堂而觀之有堂之中而自庭觀之則堂非中矣。

子曰集義生氣方其未養也氣自氣爾惟集義以生則氣與義合無非道也合非所以言氣自其未養言之也。

或問集義必於行事非行事則無所集矣子曰內外一事豈獨事欲合義也又問敬以直內其能不用意乎子曰其始安得不用意也久而成焉意亡矣又問必有事焉者其惟敬而

已乎。子曰。敬以涵養也。集義然後爲有事也。知敬而不知集義。不幾於兀然無所爲者乎。

子曰。佛氏之道。一務上達而無下學。本末間斷非道也。

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

子曰。論語所載。其猶權衡尺度歟。能以是揆事物者。長短輕重。較然自見矣。

子曰。敬則虛靜。而虛靜非敬也。

子曰。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人此爲大。

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己。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

子曰。仁孝之理。備於西銘之言。學者斯須不在是。卽與仁孝遠矣。

子曰。無不敬者。對越上帝之道也。

子曰。順理則無憂。

子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張蘇。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今以無傳焉。

或問釋氏有事事無礙。譬如鏡燈。包含萬象。無有窮盡也。此理有諸。子曰。佛氏善侈大其說也。今一言以蔽之曰。萬物一理耳。夫百氏諸子。未有不善道德仁義者。考其歸宿。則異乎聖人也。佛氏其辭皆善遁。

今卽其言而究之則必曰吾不爲是也夫已出諸其口載之於書矣遁將何之

子曰佛之所謂世網者聖人所謂秉彝也盡去其秉彝然後爲道佛之所謂至教也而秉彝終不可得而去也耳聞目見飲食男女之欲喜怒哀樂之變皆其性之自然今其言曰必盡絕是然後得天眞吾多見其喪天眞矣學者戒之謹之至於自信然後彼不能亂矣

或問愛何以非仁子曰愛出於情仁則性也仁者無偏照是必愛之

子曰謙者治益之道

子曰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

子曰道無體而義有方

或問釋氏有言下覺何如子曰何必浮屠氏孟子言之矣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者知此事也覺者覺此理也

或問變與化何別王氏謂因形移易謂之變離形頓革謂之化疑其說之善也子曰非也變未離其體也化則舊迹盡亡自然而已矣故曰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子曰盡己無歉爲忠體物無違爲信表裏之義也

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子曰莫大於道莫妙於神至大至妙宜若難言也聖人語之猶常事爾使學者玩而索之故其味長釋氏

之言。夸張閎侈。將以駭人耳目而動其心意。已盡而言未已。故其味短。

子曰。聖人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故其道平直而易行。佛氏厭苦棄捨。造作費力。皆非自然。故失之遠。

子曰。佛氏求道。猶以管窺天。惟務上見而不燭四旁。是以事至則不能變。

子曰。中庸、天理也。不極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乎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耳。非二致也。

子曰。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

子曰。禮樂大矣。然於進退之間。則已得情性之正。

子曰。一二而合爲三。三見則一二亡矣。離三而爲一二。一二見而三亡矣。方爲一二而求三。既已成三。又求一二。是不知理。

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或過或不及。無非惡也。楊墨之類是也。

子曰。以氣明道。氣亦形而下者耳。

子曰。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故曰動靜一源。

子曰。氣充則理正。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

或問何謂誠。何謂道乎。子曰。自性言之爲誠。自理言之爲道。其實一也。

子曰。中無定體。惟達權然後能執之。

子曰至顯莫如理。昔有人鼓琴而見螳螂捕蟬者。或人聞之而曰琴胡爲有殺聲也。夫殺在物。見在心而聽者以聲知之。非至顯歟。

子曰道不遠人。不可須臾離也。此特爲始學者言之耳。論道之極。無遠也。無近也。無可離。不可離也。

子曰使萬物無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

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己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

子曰幾矣。雖然。人我之知。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

呂大臨曰中者、道之所由出也。子曰非也。大臨曰所謂道也、性也、中也、和也。名雖不同。混之則一歟。子曰中卽道也。汝以道出於中。是道之於中也。又爲一物矣。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各有當也。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烏得混而一之乎。大臨曰中卽性也。循性而行。無非道者。則由中而出。莫非道也。豈爲性中又有中哉。子曰性道可以合一而言中。不可幷性而一中也者。狀性與道之言也。猶稱天圓地方。而不可謂方圓卽天地。方圓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非出於方圓矣。中不可謂之道。則道非出於中矣。中之爲義。自過與不及而立名。而指中爲性可乎。性不可容聲而論也。率性之謂道。則無不中也。故稱中所以形容之也。大臨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赤子之心至虛無倚。豈非中乎。此心所發。無往而不中。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所謂允執厥中也。子曰赤子之心已發而未遠於中者也。而爾指爲中。是不明大本也。大臨曰聖人智周萬物。赤子未有所知。其心固不同也。孟子所言。特取其純一無僞。可與聖人

同爾。非謂無毫髮之異也。無過不及之謂中。何從而知之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至虛不倚。純一無僞。以應萬物之變。何往而非禮義哉。故大臨以赤子之心爲中。而曰中者。道之所由出也。子曰。非謂無毫髮之異斯異矣。大本則無異爾。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求中之中。去中不亦遠乎。大臨曰。然則夫子以赤子之心爲已發者。而未發之時謂之無心可乎。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在人所見何如耳。論愈析微。則愈易差失。言之未瑩。則亦擇之未精耳。大臨曰。此則淺陋之鄙也。敢不承教。

論學篇

子曰。識道以智爲先。入道以敬爲本。夫人測其心者。茫茫然也。將治心而不知其方者。寇賊然也。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故敬爲學之大要。

子曰。學必先知仁。知之矣。敬以存之而已。存而不失者。心本無懈。何事於防閑也。理義益明。何事於思索也。斯道也。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卽我之用也。萬物之體。卽我之體也。

子曰。行失卽惡。亦改之而已。事失卽亂。亦治之而已。苟非自棄。皆君子也。

子曰。犯而校者。私己也。不校者。樂天也。或曰。然則無當報者乎。子曰。其有報也。亦循理而已。

子曰。所處於貧賤。雖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

子曰。彈琴而心不在焉。則不成聲。故曰琴者。禁邪心也。

蘇昞問修辭何以立誠。子曰。苟以修飾言語爲心。是僞而已。

子曰。視聽言動。無非天也。知其正與妄。斯善學矣。

子曰。世俗之言多失正。如吳楚失之輕。趙魏失之重。既通乎衆。盡正之而不得。則君子去其甚者而已。

子曰。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

子曰。學者欲得正。必以顏子爲準的。

蘇昞曰。平居講習。殆空言也。何益。不若治經傳。道爲居業之實耳。子曰。講習而無益。蓋未嘗有得耳。治經固學之事。苟非自有所得。則雖五經亦空言耳。

子曰。射法具而彀不滿。發不中。未正內志耳。

子曰。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章。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將安歸。必趨於聖人之道矣。

或問有反身而未誠者何。子曰。是視身之與誠。猶二物也。必以己合彼。非能誠矣。夫身既不誠。則無樂矣。

子謂劉安節曰。善學者進德不有異於綴文者耶。有德矣。動無不利。爲無不成。何有不文。若綴文之士。不專則不工。專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乎。呂大臨有言。學如元凱。未免成癖。文似相如。未免類俳。今之爲文者。一意於詞章藻繪之美。以悅人之耳目。非俳優而何。

子曰。能守節善矣。亦貴乎適中而已。節而過中。是謂苦節。安能常且久耶。

子曰妄動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

子曰於上深有所望於下深有所責其處己則莫不恕也而可乎

子曰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皆誠不至也

子曰人之智思因神以發智短思敝神不會也會神必有道

子曰古人謂心廣洪大無偏而不起之處得見其人亦可與語矣

韓公與子坐惜日之暮喟然而歎子曰常理也古猶今也而何歎曰老而將去也子曰勿去可也曰奈何而勿去子曰不能則去矣

子曰斟酌古今而去取之非心有權度卓然不疑者未能無差忒

子曰可觀莫如萬物之生意

子曰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是安於義命者

子曰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子曰饑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苟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即廢天職

子曰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

或問入道之功子曰立志志立則有本譬之藝木由毫末拱把至於合抱而干雲者有本故也

子曰學者有所聞而不著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固自他人之言耳於己何與焉

子曰思索經義不能於簡策之外脫然有獨見資之何由深居之何由安非特誤己亦且誤人也

或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況老少之異乎

或問人有日記萬言或妙絕技藝者是可學乎子曰不可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積學明理既久而氣質變焉則暗者必明弱者必立矣

或問爲養而求仕不免憂得失將何以免此子曰志勝氣義處命則無憂矣曰在己可免也而親不悅奈何子曰爲己爲親非二事也其如命何人苟不知命見利必趨遇難必避得喪必動其異於小人者幾希聖人曰命云者爲中人而設也上智之士惟義之安雖曰求而得之然安於義而無求此樂天者之事也至於聞有命而不能安之則每下矣

或問爲文有害於大學之道乎子曰是其爲業也不專則不工也專則志局於此斯害也已學以養心矣以文爲五經之言非聖人有意於文也至蘊所發自然而成也

或曰游夏以文學稱何也曰汝謂其執簡秉筆從事於詞章之授乎

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

子曰利者衆之所同欲也專欲利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

子曰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

子曰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遜而不矜

子曰物聚而無以養之則不能存息矣故君子動靜節宣所以養生也飲食衣服所以養形也威儀行動所以養德也推己及物所以養人也養道之所貴惟正而已矣

子曰言不可不謹傷於易則誕傷於煩則支己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君子所以非法不道也

子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

子曰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克己自勝非君子之大勇不可能也

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識趣汙下之人其改之爲最難故其過最甚

子曰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

子曰學者好爲高論猶貧人談金辨其體色權其輕重商其貴賤其言未必非也然終不如富人之有金未嘗自言金之美也

子曰進學莫先乎致知養心莫大乎理義

王彥霖曰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爲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子曰是不然任其自爲聽其不爲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於立教也

彥霖再問立德進德當何先子曰有既立而益進者上也有勇而至於立者次也

或問必有事焉者。其敬而已乎。子曰。敬所以涵養也。集義所謂必有事也。不知集義是爲無事也。曰。義者、中理之謂乎。子曰、中理見乎事。敬在心。義以方外。然後中理矣。曰、義與敬何以異。子曰。敬所以持守也。有是有非順理而行者。義也。曰。敬猶靜歟。子曰。言靜、則老氏之學也。

子曰。處屯難之時而有致亨之道。其惟正固乎。凡處難能、守正而不變者鮮矣。

子曰。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

子曰。學而未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其既醒。必惕然而恥矣。醒而不以爲恥。末如之何也。

子謂周行已曰。今之進學者。如登山。方於平易。皆能闊步而進。一遇峻險則止矣。

子曰。根本既立。然後可立趨向。趨向既立矣。而所造有深淺不同者。勉與不勉故也。

子曰。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

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

子曰。重任、必強脊膂之人迺能勝。

子曰。義有至精。理有至奧。能自得之。可謂善學矣。

子曰。自得而至於無我者。凡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子曰。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

子曰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
子曰力學而得之必充廣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
子曰語學者以其所未至不惟所聞不深亦易忽於理
子曰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
子曰識必見於行如行道塗涉暗阻非日月之光炬火之照則不可進矣故君子貴有識力學窮理則識益明照知不惑迺益敏矣
子曰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
子曰動以人則有妄動以天則無妄
子曰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
子曰學必激昂自進不至於成德不敢安也
或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
子曰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子曰以富貴驕人者固不美矣以學問驕人者其害豈小哉
子曰學者當務實一有近名之心則大本已失尙何所學哉或曰不猶賢於爲利者乎子曰清汙雖不齊

而其利心則一也。然則沒世而名不稱。孔子何爲而疾之也。子曰。非爲求名也。爲無善之可稱耳。

或問日新者益進乎。抑謂無弊而已乎。子曰。有進意而求益者必日新。

或曰。有因苦學失心者。何也。子曰。未之聞也。善學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爲心害乎。

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賢否愚智有所不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學以知天爲本。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故學者以親賢爲急。

子曰。學不博者不能守約。志不篤者不能力行。

或問學何如而謂之有得。子曰。其必默識心通乎。篤誠明理而涵養之者次也。聞之知之。意億度之。舉非得也。

或問學必窮理。物散萬殊。何由而盡窮其理。子曰。誦詩書。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覆研究而思索之。求止於至善。蓋非一端而已也。又問泛然其何以會而通之。子曰。求一物而通萬殊。雖顏子不敢謂能也。夫亦積習既久。則脫然自有該貫。所以然者。萬物一理故也。

子曰。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

子曰。於所當爲者用意而爲之。未免私心也。

子曰。致知則智明。智明然後能擇。

或問夫子之教。必使學者涵養而後有所得。如何其涵養也。子曰。莫如敬。

子曰。學者以屏知見息思慮爲道。不失於絕聖棄智。必流於坐禪入定。夫鑑之至明。則萬物畢照。鑑之常也。而奚爲使之不照乎。不能不與萬物接。則有感必應。知見不可屏而思慮不可息也。欲無外誘之患。惟內有主而後可。主心者主敬也。主敬者主一也。不一則二三矣。苟繫心於一事。則他事無自入。況於主敬乎。

或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子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己與理一。殆非強勉之可能也。

子曰。閑邪則誠已存。非取誠於外納諸中而存之也。故役役然於不善之中。求善而爲之。必無入善之理。

子曰。古之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苟不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質而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

或問使從俗可以從歟。子曰。於義有害者。胡爲而可從。

子曰。學者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安於所不安也。不能然者。不見實理故也。

或問何謂實理。子曰。灼然見其是非可否也。古人有視死如歸者。苟不見死重於義。如見火之熱。水之深。無復疑。則其能者末矣。

子曰。獨處而靜思者非難。居廣而應天下者爲難。

朱光庭問爲善之要。子曰。孜孜而爲之者。當其接物之際也。未與物接則敬而已。自敬而動。所謂爲善也。

子曰。有志於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

伯淳與吳師禮、論王氏所學之失。其爲我盡達之介甫。理者、天下之公。不可私有也。非敢必以爲是。介甫有以告我。則願反覆辨之。辨之而明。不有益於彼。斯有益於我矣。

子曰。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也。及夫施於用。則必有其漸。

子曰。責善之道。必也貴誠而不貴言。則於人有相長之益。在己無自辱之患。

子曰。古之教人。無一物不使之誠心。射與舞之類是也。

子曰。怒在理而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

或謂舉子必精修其所業。可以應有司之選。今夫子每止之使勿習。何也。子曰。設科以文詞取之。苟可以應科則亦足矣。盡心力而爲之。以期乎必得。是惑也。

子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今里巷之語。不可以屬耳也。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

或問道不明於後世。其所學者爲何。子曰。教之者能知之。學者之衆。不患其不明也。魯國一時賢者之衆。非特天授。由學致也。聖人既沒。曠千有餘歲。求一人如顏閔不可得。故教不立。學不傳。人材不期壞而

自壞

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慢有諸子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子曰古所以成材之具今舉無矣惟出入於人心者猶在耳學者其可不勉乎

子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爲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

子曰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見於外況學而見理者乎雖然至於窮理而切切焉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

子曰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

子曰學佛者於內外之道不備

子曰博弈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爲而迫切至於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

子曰昏於天理者嗜慾亂之耳

子曰子厚以禮立教使學者有所據守也

子曰學者於聖人無卓然之獨見則是聞人之言云耳因曰亦云耳而已

子曰學不純則不得其所止中無止則不能不外求譬夫家有藏寶者豈復假人以爲玩乎

潘康仲問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不能知之是以流於不同敢問持正之道子曰知之而後可守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乎致知窮理格物則知無不盡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

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固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

子曰蘇呂二子皆以知見聞見爲學之患吾喜其近道必欲堅叩明其辨可與終其說矣夫人之學非自願其有差也知之不至則流別於殊塗陷溺於異端亦不得免焉耳

子曰呂進伯老矣慮學問之不進憂年數之不足恐無所聞而遂死焉亦可謂之好學也

子曰養勇之法求之太急故性氣輕軼而難御凡長育人材也教之在寬待之以久然後化成而俗美

或問夫子有言昔之惑人因其迷闇今之惑人因其高明竊有疑焉夫既曰高明而可惑乎子曰語其質云爾彼深於佛氏之學者其質開透亦必加於人數等所謂智者過之也非中庸所謂極高明者也聖人極高明而道中庸其照無偏何過之有

子厚曰十詩之作將以驗天心於語默也子曰舍是有言亦烏得已乎

子謂子厚曰關中之士語學而及政論政而及禮樂兵刑之學庶幾善學者子厚曰如其誠然則志大不爲名亦知學貴於有用也學古道以待今則後世之謬不必屑屑而難之舉而措之可也

或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子曰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己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或問學者多溺於佛說何也子曰學而無所得其年齒老矣智力屈矣其心欲遽止焉則又不自安一聞超騰侈大之說是以說而入之然則可反乎子曰深固者亦難反嘗譬之行人履乎坦途其進無難也山高乎其前水深乎其下而進之爲難也於是焉而有捷徑則欣然而從之其勢然也夫托乎逆旅者蓋不得家居之要爾未有人既安於家而又樂舍於逆旅者也

子曰林大節少戇然得一言卽躬履學者可畏莫如聞斯行之聞而不行十蓋九矣

子謂門人曰昨日之會談空寂者紛紛吾有所不能噫此風既成其何能救也古者釋氏盛時尙只是崇像設教其害小爾今之言者乃及乎性命道德謂佛爲不可不學使明智之士先受其惑嗚呼清談甚晉室衰況有甚者乎夫明智之士中人以上之資也其才足以自立則反之難矣學者必至於自信而不惑則彼不能亂不然猶之淫言美色戒而遠之尙恐不免也

侯仲良曰夫子在講筵必廣引博喻以曉人主一日講旣退范堯夫揖曰美哉何記憶之富也子對曰以不記憶也若有心於記憶亦不能記矣

或人有自名導氣養生者。問子亦知之乎。子曰。吾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節嗜慾。定心氣。如此而已。

子曰。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格物。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若曰窮其理云爾。窮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

子曰。格物適道之始。思所以格物而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子曰。大學於誠意正心皆言其道。至於格物則不言。獨曰物格而後知至。此蓋可以意得。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於聖人。不知格物而欲意誠心正而後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也。

子曰。學莫貴乎自得。非在人也。

子曰。見攝生者而問長生。可謂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可謂大惑。

子曰。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子曰。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而成物。今之學者。爲人而喪己。

子曰。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習見之熟也。習聞之久也。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

子曰。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師者何也。謂理義也。學者必求師。從師不可不謹也。

子曰君子之學貴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子曰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
子曰進學不誠則學雜處事不誠則事敗自謀不誠則欺心而棄己與人不誠則喪德而增怨今末習曲藝亦必誠而後精況欲趨衆善爲君子者乎
子曰不深思則不能造其學或曰學者亦有無思而得者乎子曰漠然未嘗思自以爲得之者未之有也
子曰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臨震懼死生而色不變當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子曰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順則詳
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外非聖人不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其末考詳略採同異是也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
子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
子曰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
子曰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聖人而後已不至聖人而自已者皆自棄也孝者所當孝弟者所當弟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

子曰學以不欺闇室爲始。

子曰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爲貴。

子曰講說非古也。學者必潛心積慮。涵養而自得之。今一日盡講。是以博爲教。非有益也。

子曰學而爲名。內不足也。

子曰踐行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

子曰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爲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

子曰有辨佞之才者。多入於不善。故學不貴。

子曰有慾則不剛。剛者不屈於慾。

子曰克己之私。既盡一歸於禮。此之謂得其本心。

子曰學貴於通。執一而不通。將不勝其疑矣。通莫如理。

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

論書篇

或問坤者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子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

子曰堯夫歷差之法。妙絕乎古人矣。蓋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盈虛求之。是以不差。陰常虧。陽常盈。差之所由也。昔洛下閎之作歷也。謂數百年之後。當有一日之差乎。何承天慮其差也。則以所差之分。

均於所歷之年。以考每歲所差之多少。謂之歲差法。而差終不可定也。

子曰。五經之言。涵蓄渾然。無精麤之別。

子曰。春秋是是非非。因人之行事。不過當年數人而已。窮理之要也。學者不必他求。學春秋可以盡道矣。然以通語孟爲先。

或問春秋發微。子曰。述法而不通意。

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善學者求之必自近。易於近非知易者也。

子曰。有謂六經爲六藝之文。何其求之於淺也。

劉絢問孔子何爲作春秋。子曰。由堯舜至於周。文質損益。其變極矣。其法詳矣。仲尼參酌其宜。以爲萬世王制之所折中焉。此作春秋之本意也。觀其告顏子爲邦之道可見矣。

子曰。春秋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天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正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

子曰。諸侯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故春秋曰。春王正月。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或問易有大過何也。子曰。聖人盡道而無過。故曰大過。亦當事之大耳。猶堯舜禪遜、湯武放伐之類也。道無不中也。無不常也。以世人所不常見。則謂之大過於常耳。是故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

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而實無所過也。

子曰。素問出於戰國之際。或以爲三墳者。非也。然其言亦有可取者。或問何說也。子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豈不當哉。若運氣則不可用。

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多失。

子曰。禮記之文多謬誤者。儒行經解。非聖人之言也。夏后氏郊鯀之篇。皆未可據也。

子曰。周禮之書多訛闕。然周公致太平之法亦存焉。在學者審其是非而去取之爾。

子曰。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

子曰。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尙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本朝經典比之前代爲盛。然三十年以來。議論尙同。學者於訓傳言語之中不復致思。而道不明矣。

子曰。魯威公弑君而自立。其無歲不及諸侯之盟會者。所以結外援而自固也。齊遠與戎盟。春秋危之而書至者。以謂戎也。苟不知鄭眞陳之黨惡而同爲不義。則必執之矣。此居夷浮海之意也。

子曰。自古篡弑多出於公族。蓋其自謂曰先君子孫也。可以君國。而國人亦以爲然。從而奉之也。聖人明

大義以示萬世。故入春秋之初。其弒君者皆絕屬籍。蓋爲大惡既自絕於先君之世矣。豈得復爲子孫也。古者公侯刑死則無服。況於弒君乎。此義既明矣。而或有以屬稱者。可見其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階亂也。春秋所書。大概事同則詞同。後之學因以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者。其義各不同。蓋不可以例斷也。

子厚爲二銘。以啓學者。其一曰訂頑。訂頑曰云云。楊子問西銘深發聖人之微意。然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至於兼愛。後世有聖賢而推本而論。未免歸過於橫渠。夫子盍爲一言推明其用乎。子曰。橫渠立言誠有過。乃在正蒙。至若訂頑。明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理一而分殊。墨氏則愛合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斯亡也。子比而同之。過矣。夫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用。不亦異乎。楊子曰。時也。昔從明道。即授以此書。於是始知爲學之大方。固將終身服之。豈敢疑其失於墨氏比也。然其書以民爲同胞。餘寡孤獨爲兄弟。非明者默識焉。知理一無分之殊哉。故恐其流至於兼愛。非謂其言之發與墨氏同也。夫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遠近。親疏各當其分。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施也。昔意西銘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疑其辭有未達也。今夫子開諭學者。當無惑矣。

或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子曰。子厚之爲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

有不及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未若顏子之懿。渾然無圭角之可見也。

或曰。聖賢氣象。何自而見之。子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

子曰。訂頑言純而意備。仁之體也。充而盡之。聖人之事也。子厚之識。孟子之後一人而已耳。

子謂門弟子曰。昔吾受易於周子。使吾求仲尼顏子之所樂。要哉此言。二三子志之。

子曰。乾坤毀無以見易。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夫所謂易也。此也。密也。果何物乎。聖人所以示人者深且明矣。學者深思當自得之。得之則於退藏之密奚遠乎。

子曰。讀書而不留心於文義。則荒忽其本意。專精於文義。則必固滯而無所通達矣。

或問王介甫有言。乾之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如何。子曰。使人臣每懷此心。大亂之道也。且不識湯武之事矣。然則謂何。子曰。知大人之道爲可至。則學而至之。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

或問胡先生以九四爲太子爻。可乎。子曰。胡爲而不可。當大臣則爲大臣。當儲貳則爲儲貳。顧用之如何耳。苟知其一而不知其變。則三百八十四爻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矣。

子曰。夫人之說無可極者。惟朋友講習以相資益。爲說之至也。

子曰。大學、孔子之遺言也。學者由是而學。則不迷於入德之門也。

子曰。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不分。物我成德之事也。

或問人以能立爲能賢。而易取於隨。何也。子曰。隨者順理之謂也。人君以之聽善。臣下以之奉命。學者以

之徙義。處事以之從長。豈不立哉。言各有當也。若夫隨時而動。合宜適變。不可以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可與權者不能與也。

子曰。由孟子可以觀物。

或問窮經旨。當何所先。子曰。於語孟二書。知其要旨所在。則可以觀五經矣。讀語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子曰。凡書載事。容有輕重而過其實。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信於詞。則或有害於義。曾不若無書之爲愈也。

子曰。孟子言三代學制。與王制所記不同。王制有漢儒之說矣。

子曰。孟子養氣之論。學者所當潛心也。勿忘勿助長。養道當然。非氣也。雖然。既已名之曰氣。則非漠然無形體可識也。如其漠然無形體。尙何養之有。是故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無非義也。

子曰。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也。

子曰。春秋之時。諸侯不稟命天王。擅相侵伐。聖人直書其事。而常責夫被侵伐者。蓋加兵於己。則引咎自責。或辨諭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上告之天王。下告之方伯。近赴於鄰國。必有所直矣。苟不勝其忿而與之戰。則以與之戰者爲主責。已絕亂之道也。

劉絢問讀春秋。以何道爲準。子曰。其中庸乎。欲知中庸。其惟權乎。權之爲言。稱輕重之義也。權義而上不

可容聲矣。在人所見如何耳。

張閎中曰。易之義起於數。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者、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理而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迺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管輅、郭璞之流是也。非聖人之道也。閎中曰。象數在理中。何謂也。子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則可以由辭而觀象。故曰得其理則象數舉矣。

子曰。乾九三。言聖人之學也。坤六二。言賢人之學也。此其大致也。若夫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雖聖人不越乎此。無異道故也。

子爲易傳成。門人再三請傳。終不可。問其故。子曰。尙不祈有少進也乎。時年已七十餘矣。

子曰。卜筮有疑心則不應。

子曰。孔子之言。莫非自然。孟子之言。莫非實事。

子曰。歷法之要。以日爲主。日正則餘皆可推矣。

或問蒙之上九。不利爲寇。夫寇亦可爲。而聖人教之以利乎。子曰。非是之謂也。昏蒙之極。有如三苗者。征而誅之。若秦皇、漢武窮兵暴虐。則自爲寇也。

謝師直與明道言春秋。明道或可之。又言易。明道不可。師直無忤色。他日又以問伊川。伊川曰。二君知易矣。師直曰。伯淳不我與。而子何爲有是言也。子曰。忘剌史之勢而屈以下問。忘主簿之卑而直言無隱。

是固易之道也。

子讀春秋至蕭魚之會。歎曰。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晉悼公推誠以待反覆之鄭。信而不疑。鄭自是而不復背晉者二十有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

子既老。門人屢請易傳。教而習之。得以親質諸疑。子曰。書雖未出。而亦未嘗不傳也。但知之者鮮耳。其後黨論大興。門人弟子。散而四歸。獨張繹受其書於垂絕之日。

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所學於古者。比後世爲未缺也。然而周室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矣。今之禮書。皆掇拾秦火之餘。漢儒所傳會者多矣。而欲句爲之解。字爲之訓。固已不可。又況一一追故迹而行之乎。

子曰。禮儀三千。非拂民之欲而强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而使之入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非教人以博雜爲功也。所以由情性而明理物也。

子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

子曰。詩書之言帝。皆有主宰之意者也。言天。皆有涵覆之意者也。言王。皆公共無私之意也。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

或問嚴父配天。何以不言武王。而曰周公。其人也。子曰。周家制作。皆自乎周公。故言禮必歸焉。

或問周公既禱三王而藏其文於金縢之匱中豈逆知成王之信流言將以語之乎子曰以近世觀焉祝册既用則或焚之或埋之豈周公之時未有焚埋之禮也而欲敬其事故若此乎

子曰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爲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窴豕之牙吉見聖人處機會之際也

子曰先儒有言乾位西北坤位東南今以天觀之無乎不在何獨有於西北又曰乾位在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夫風雷山澤水火之六物者迺天之用猶人之身耳目口鼻各致其用而曰身未嘗有爲也則可乎

子曰盡天理斯謂之易

子曰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之微無一而不合

子曰退之作羙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可謂知文王之心矣

子曰作詩者未必皆聖賢孔子之取也取其止於禮義而已然比君以碩鼠目君爲狡童疑於禮義有害也不以辭害意可也

子曰先儒以考槃不復見君而告之永誓不諼吾心實若是也此非君子之心也齊梁之君陋矣乃若孟子則每有顧戀遲留而不忍去之意今曰君一不我用我則永誓而不見也豈君子之心哉或曰然則爲此詩者何謂也子曰賢者退而窮處雖去而不忘君然猶慕之深也君臣之義猶父子之恩安得不怨故於寤寐而不忘末陳其不得見君而告之又自陳此情之不詐也忠厚之至也

子曰上古世淳而人樸順事而爲治耳至堯始爲治道因事制法著見功迹而可爲典常也不惟隨時亦其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書

或曰大學在止於至善敢問何謂至善子曰理義精微不可得而名言也姑以至善目之默識可也

或問中庸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也子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故堯之治必先克明峻德之文然後以親九族

或曰文中子答或人學易之問曰終日乾乾可也此盡道之言也文王之聖純亦不已耳子曰凡講經義等次推而上之焉有不盡者然理不若是也終日乾乾未足以盡易在九三可也苟曰乾乾者不已也不已者道也道者易也等次推而上之疑無不可者然理不若是也

子讀易至履歎曰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定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稱焉則在上者舉而進之士知修其身學成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而天下紛然欲其不亂難矣

子曰農夫勤瘁播種五穀絲麻吾得而衣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械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扞守疆圉吾得而安之惟有修葺聖人之遺言以待後之學者茲爲小補耳

或問制器取諸象也而象器以爲卦乎子曰象在乎卦而卦不必先器也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

以衆人由之而不能知之。故設卦以示之耳。

或問麟鳳和氣所生。太平之應也。鳳鳥不至。孔子曰。吾已矣夫。而麟見獲於春秋之季。何也。子曰。聖人之生。乃天地交感五行之秀會也。以仲尼元聖。尙生於春秋之時。而況麟乎。

子曰。論語一書。未易讀也。有旣讀之而漠然如未嘗讀者。有得一二而啓悅其心者。有通體誠好之者。有不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子曰。讀論語而不知道。所謂雖多奚爲也。於是有要約精至之言。能深窮之而有所見。則不難於觀五經矣。

子曰。艮止其所也。萬物各止其所。分無不定矣。

論政篇

子曰。孔子爲政先正名。名實相須故也。一事苟則無不苟者矣。

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

子曰。八十四聲。各盡其清濁之極。然後可以考中聲。聲必本乎律。不得乎律。則中聲不可得矣。律者、自然之數也。今世有三命之術。以五行支幹納音推之。蓋律之遺也。而用之者末矣。欲度量權衡之得其正。必自律起。而律必取於黃鍾。以律管定尺。蓋準氣乎天地。非積秬黍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物

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也。今則不可矣。

子曰。養親之心。無有極也。貴貴尊賢之義。亦何有極乎。

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惡爲善良。殺仇敵爲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無含洪之道。而與己異者。一皆棄絕之。不幾於棄天下以讐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

子與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求見韓公。公出已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

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舉於其人。蓋常事耳。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知也。是以使之求之歟。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李顒問臨政無所用心。求於恕。何如。子曰。推此心行恕可也。用心求恕。非也。恕、己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而已。

子曰。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

子曰。養民者以愛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

子曰。爲治而不法三代。苟道也。虞舜不可及已。三代之治。其可復必也。

子曰。封禪本於祭天。後世行之。祇以自誇美而已。王仲淹曰。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斯言當矣。或曰。周

頌告於神明非乎子曰陳先王之功德而非自誇美也

子曰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狃安富而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蘖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

明道在鄠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量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欲明道守官京兆南山有石佛放光於頂上遠近聚觀男女族集爲政者畏其神而莫敢止子使戒其徒曰我有官守不能往也當取其首來觀之耳自是光遂滅人亦不復疑也

子曰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所不通無所不應者正而已矣正者虛中無我之謂也以有繫之私心膠於一隅主於一事其能廓然通應而無不徧乎

子曰治蠱必求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又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夫善救則前弊可革矣善備則後利可久矣此古聖人所以新天下垂後世之道

子曰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爲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也始既疑之終復不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

子謂子厚曰議法既備必有可行之道子厚曰非敢言也願欲載之空言庶有取之者耳子曰不行於今而後世有行之者亡也

子曰聖王爲治修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雖曰尙德而不尙刑顧豈偏廢哉

子曰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髣髴於三代與

子曰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

子曰三代而後漢爲治唐次之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子曰戰國之際小國介乎強大之間而足以自持者先王之分界約束未亡故也今混一之形如萬頃之澤祖宗涵濡既久矣故人心弭然柔伏雖有姦猾欲起而無端也

子曰善爲治者莫善乎靜以守之而或擾之猶風過乎澤波濤洶湧平之實難故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者天下之勢也

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子曰今責罪官吏無養廉恥之道或曰何類子曰如徒流杖使以銅贖之類也古者責不廉曰簠簋不飾而已忠厚之至也

子曰賜進士第使衛士掖之以見天子不若使趨進而雍容也大臣孰不由此塗出立侍天子之側曾無

愧乎。子厚曰。先示以第名。使以次見。則亦可矣。

有少監逮繫乎越獄。子曰。卿監以上無逮繫。爲其近於君也。君有一時之命。有司必執常法而不敢從焉。君無是命。而有司請加之桎梏。下則叛法。上則無君。非之大也。子厚曰。獄情不得。則如之何。子曰。寧獄情之不得。而朝廷之大義不可虧也。

子曰。後世有治獄而無治市。周公則有其政矣。曹參之治齊。以獄市爲寄。其時爲近古也。

子曰。舉措合義。則民心服。

子曰。治則有爲。治之因亂。必有致亂之因。在人而已矣。

或問敬者。威儀儼恪之謂乎。子曰。非也。是所以成敬之具爾。

子曰。爲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末如之何矣。

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

或人謀仕於子邑尉。責重邑簿責輕。子曰。尉能治盜而已。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令治邑。宜使民不爲盜也。而謂責輕可乎。

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爲。子曰。苟能充其職。則一郡無冤民矣。

子曰。立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臨時之宜也。

子曰。游文定公之門者。多知稽古而愛民。誠如是。亦可從政矣。

子曰。今之度量權衡。非古法之正也。姑以爲準焉可耳。凡物不出於自然。必人爲之而後成。惟古人能得其自然也。

子曰。明道臨政之邦。上下響應。蓋有以協和衆情。則風動矣。天地造化。風動而已。

子曰。今代之稅。視什一爲輕矣。但斂之無法而不均。是以疑於重也。

子曰。世未嘗無美材也。道不明於天下。則無與成其材。古人之爲詩。猶今人之樂曲。閭閻童穉。皆熟聞而樂道之。故通曉其義。後世老師宿儒。尙未能明也。何以興於詩乎。古禮旣廢。人倫不明。治家無法。祭則不及其祖。喪必僧之是用。何以立於禮乎。古人歌詠以養其性情。舞蹈以養其血氣。行步有佩玉。登車有鸞和。無故而不去琴瑟。今也俱亡之矣。何以成於樂乎。噫。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晉城縣有令宰書名石。明道記之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惟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宜亦多矣。然其所書。大率纔十數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傳。蓋其意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行。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而乃洽。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自其始至。卽皇皇然圖所施設。則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己之政而盡

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況因循不職者乎。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今有書則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尙近古。第其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爾。

子曰。公以正爲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王重焉。東征西怨。義正故也。子曰。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行師無法。幸而不敗耳。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青苗之法初行。明道時居言職。言於上曰。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安危之本在人情。治亂之機係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矣。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矣。今條例司劾不行之官。駁老成之奏。乃舉一偏而盡廢公議。因小事而先動衆心。難乎其能濟矣。

子曰。唐朝政事付之尙書省。近乎六官之制。第法不具爾。字文周官名度數。小有可觀者也。隋文之法無不善者。而多以臆決。故不足以持久。

或問孔子何譏大閱。曰。爲國者武備不可廢。則農隙而講肄焉。有時不制。保國守民之道也。魯之秋八月。則夏六月也。盛夏閱兵。妨農害人。其失政甚矣。有警而爲之無及也。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是以聖人不與。

子曰。居今之世。則當安今之法令。治今之世。則當酌古以處時。制度必一切更張而後可爲也。亦何義乎。

子曰。後漢名節之風既成。未必皆自得也。然一變可至於道矣。

子謂子厚曰洛之俗難化於秦之俗子厚曰秦之士俗尤厚亦和叔啓之有力焉今而用禮漸成風化矣

子曰由其氣質之勁勇於行也子厚曰亦自吾規矩不迫也

子曰先王以仁義得天下而教化之後世以智力取天下而糾持之古今之所以相絕者遠矣

子曰三代而後有聖王者作必四三王而立制矣或曰夫子云三重既備人事盡矣而可四乎子曰三王之治以宜乎今之世則四王之道也若夫建亥爲正則事之悖繆者也

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與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

子曰王氏之教靡然而同是莫大之患也以彼之才之言而行其學故其教易以入人始也以利從久則心化之今而既安矣天下弊事一日而可革若衆心既定風俗已成其何可遽改也

子曰赤子未有知未能言其志意嗜慾未可求而其母知之何也愛之至謹出於誠也視民如父母之於赤子何失之有

子曰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爲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

子曰治道有自本而言有就事而言自本而言莫大乎引君當道居正而國定矣就事而言未有不變而

能有爲者也。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補。

子曰。苻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子曰。用兵以能聚散爲上。

子曰。古無之而今有之者一。釋老是也。

子曰。有田則有民。有民則有兵。

侯仲良侍坐。語及牛李朋黨事。子曰。作成人材難。變化人才易。元豐諸人。其才皆有用。繫君相變化之耳。

凡人之情。豈甘心以小人自爲也。在小人者用之於君子。則其爲用未必不賢於今之人也。

子曰。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

子曰。賢不肖之在人。治亂之在國。不可歸之命。

子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

子曰。漢文誅薄昭。李衞公謂誅之是。溫公曰。誅之非。考之於史。不見所以誅之之故。則未知昭有罪。漢遣使治之而殺漢使乎。抑將與漢使飲酒因怒而致殺也。誅之不以罪。太后憂悒不食而至於大故。則如之何。如治其罪而殺王朝之使者。雖寐不安席。食不甘味。昭之死不可免。必知權其輕重。然後可議其誅之當否也。

子曰論治者貴職疑作識體

子曰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叙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

子曰古之時分羲和以職天運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時政在堯謂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歷爲一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呂進明爲使者河東子問之曰爲政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子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若某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爲者也昔明道爲邑凡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爲之未嘗大戾於法人亦不以爲駭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焉則過之與今爲政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必大駭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之又何嫌乎

子移書河東使者呂進明曰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於嚴敬漢武遠祀地而於汾陽既非禮矣後世之人又建祠宇其失亦甚因唐人有妖人作韋安道傳遂設以配食焉誣瀆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爲使者此而不正尚何爲哉宜以其象投之河流不必請於朝不必詢於衆不必慮後患幸勿疑也

子移書河東帥曰公莅鎮之初僉言交至必曰敵既再犯河外不復來也可高枕矣此特常言未知奇勝之道也夫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來也今日彼不徒興大衆必不利於河外既空之地是大不然彼誠得出吾不意破蕩數壘已足以勞敝一道爲利大矣何必負戴而歸然後爲利

也。夫謀士悅其寬憂。計司幸於緩責。衆論既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故爲今之計。寧捐力於不用。毋惜功而致悔。豈獨使敵人知我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人信吾可恃而願往。則數年之內。遂致全實疆場安矣。此長久之策也。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養。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於是。某以荷德之深。思所報也。是以有言。惟公念之。

論事篇

子曰。行事在審己。不必恤浮議。恤浮議而忘審己。其心馳矣。

子曰。息止也。生也。一事息則一事生。生息之際。無一毫之間。碩果不食。卽爲復矣。

子曰。久閱事機則機心生。方其閱時而喜入其趣。則猶物之遺種。未有不生者也。

子曰。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使其不至於極堯舜時也。

子曰。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或人惡多事。子曰。莫非人事也。人而不爲。俾誰爲之。

子曰。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

子曰。人以料事爲明。則駸駸乎逆詐而億不信。

或問無妄之道。子曰。因事之當然。順理而應之。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皆造端而非因也。豈妄乎。子曰。

因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人也如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舉又何必紊聖繼聖而後備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已

子曰疾而委身於庸醫比之不慈不孝況事親乎舍藥物可也是非君子之言也

子曰關中學者正禮文乃一時之事爾必也修身立教然後風化及乎後世

子曰天地之生萬物之成合而後遂天下國家至於事爲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間也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聖王之所必去也

子曰惟篤實可以當大事

子曰養不全固者處事則不精歷事則不記

子曰豫備也豫逸也事豫備故逸樂

子曰萬變皆在人爾其實無一事

子曰一世之才足以周一世之事不能大治者由用之不盡耳

子曰君子之遇事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

子曰謝良佐因論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大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計較明且勇矣

子曰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可以考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

子曰較事大小其弊必至於枉尺直尋

子曰西邊用師非小故也未聞一人勸止其事者自古舉事不以大小必度其是非可否於衆庶而不敢專也今雖公卿惟其言而莫違況其下者乎逢合之習如此幾何不至於一言喪邦

子曰凡避嫌處事者皆內不足所爲誠公矣初何嫌之足避乎

新法將行明道言於上曰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以順道則事無不成者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一時之功者未聞輔弼之論乖臣庶之心戾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施置失宜沮廢公論國政異出名分不正用賤陵貴以不肖治賢者乎凡此皆理不克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就緒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非朝廷之福也今天時未順地震連年人心日益搖動此陛下所宜仰觀俯察而深念者也

子曰至顯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事理一致也微顯一源也古之所謂善學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子曰外事之不知非患也人患不能自見耳子曰古之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爲亂

子曰公天下之事苟以私意爲之斯不公矣

子曰閱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

子曰世以隨俗爲和非也流徇而已矣君子之和和於義

子曰官守當事不可以苟免

子曰籩豆簠簋不可用於今之世風氣然也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匕筯使其宜於世而未有聖人亦

必作之矣。

呂申公嘗薦處士常秩。秩既起。他日稍變其節。申公謂知人實難。以語明道。且告之悔。明道曰。然不可以是而懈於好賢之心也。申公矍然謝之。

子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

子曰。好疑者、於事未至而疑端先萌。好周者、於事未形而周端先著。皆心之病也。

二程粹言卷之下

天地篇

子曰霜、金氣也。露、星月之氣也。露結爲霜。非也。雷由陰陽相薄而成。蓋沴氣也。

子曰雨水冰。上溫而下寒也。隕霜不殺草。上寒而下溫也。

子曰日月之爲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

劉安節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積不善。常歉然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子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孰使之乎。子曰夫爲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曰雷電相因何也。子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取之故也。擊石火出亦然。惟金不可以得火。至陰之精也。然軋磨既極。則亦能熱矣。陽未嘗無也。

或問五德之運。有諸。子曰有之。大河之患少於唐。多於今。土火異王也。

關子明推占吉凶。必言致之之由。與處之之道。曰大哉人謀。其與天地相終始乎。故雖天命可以人勝也。

善養生者。引將盡之年。善保國者。延既衰之祚。有是理也。

子曰冬至之前。天地閉塞。可謂靜矣。日月運行。未嘗息也。則謂之不動可乎。故曰動靜不相離。

子曰致敬乎鬼神。理也。暱鬼神而求焉。斯不知矣。

子曰陰過之時必害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欲無害者惟過爲防耳弗過防之從或戕之

或問天帝之異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至妙謂之神以功用謂之神鬼以情性謂之乾其實一而已所自而名之者異也夫天專言之則道也

子曰天地所以不已有常久之道也人能常於可久之道則與天地合

或問日月有定形乎抑氣散而復聚也子曰難言也然究其極致則二端一而已

范蜀公言鬼神之際曰佛氏謂生爲此死爲彼無是理也子曰公無惑則有是言也蜀公曰鬼神影響則世有之子曰公有所見則無是言也

子曰卜筮在我而應之者蓍龜也祭祀在我而享之者鬼神也夫豈有二理哉亦一人之心而已卜筮者以是心求之其應如響徇以私意及顛錯卦象而問焉未有能應者蓋無其理也古之言事鬼神者曰如有聞焉如有見焉則是鬼神荅之矣非眞有見聞也然則如有見聞者誰歟

子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理無二也若夫天之所爲人之所能則各有分矣

子曰天地之心以復而見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

子曰天地之道至順而已矣大人先天不違亦順理而已矣

或問鬼神之有無子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子曰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尚復何事

子曰日月之在天猶人之有目目無背見日月無背照也

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

子曰天地日月其理一致月受日光而不爲之虧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天氣不下降天氣下降至於地中生育萬物者乃天之氣也

或問日食有常數者也然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子曰天人之理甚微非燭理明其孰能識之曰無乃天數人事交相勝負有多寡之應邪子曰似之未易言也

子曰君子宜獲福於天而有貧瘁夭折者氣之所鍾有不周耳

子曰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虛未嘗暫息陽常盈陰常虧一盈一虧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莊周强齊之豈能齊也

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則灑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子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修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

或問人多惑於鬼神怪異之說何也子曰不明理故也求之於事事則奚盡求之於理則無蔽故君子窮理而已

子曰古今異宜人有所不便者風氣之異也日月星辰皆氣也亦自異於古耳月何食不受日光也何爲

不受與日相當陰盛亢陽不下於日也古者鼓以救日月之食然則月之食亦可鼓者以其助陽歟

子曰五祀非先王之典以爲報邪則遺其重而舉其輕者夫門之用顧大於井之功乎祭門而不祭井何說也

子曰當大震懼能自安而不失者惟誠敬而已

子曰靜動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

子曰史遷曰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耶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夭蹠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

子曰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鬼神者數也數者氣之用也

或謂殺孝婦而旱豈非衆冤所感邪子曰衆心固冤之耳而一人之精誠自足以動天地也然則殺暴姑而雨豈婦冤既釋邪子曰冤氣固散矣而衆心之憤亦平也

子曰天地之間善惡均於覆載未嘗有意於簡別也顧處之有道耳聖人卽天地也

子曰天地之化雖蕩無窮然陰陽之度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久之道所以爲中庸也

子曰萬物皆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

子曰事鬼神易爲尸難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則可盡其道矣惟尸象神祖考所以來格者也後

世巫覡蓋尸之遺意。但流爲僞妄。不足以通幽明矣。致神必用尸。後世直以尊卑勢遂不行。三代之末。亦不得已焉而廢耳。

子曰。物之名義。與氣理通貫。天之所以爲天。本何爲哉。蒼蒼焉耳矣。其所以名之曰天。蓋自然之理也。名出於理。音出於氣。字書由是不可勝窮矣。

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

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故也。使竭智巧而爲之。未有能不息也。

子曰。在此而夢彼。心感通也。已死而夢見。理感通也。明乎感通。則何遠近死生今古之別哉。楊定鬼神之說。其能外是乎。

子曰。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

或問天地何以不與聖人同憂也。子曰。天地不宰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

子曰。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

聖賢篇

或問聖人有過乎。子曰。聖人而有過。則不足以爲聖人矣。曰。夫子學易而後無大過者。何謂也。子曰。非是之謂也。猶刪詩定書正樂之意也。自期年至於五十。然後乃贊易。則易道之過誤者鮮矣。曰。易亦有過

乎曰如八索之類亂易者多矣

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若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曰吾無隱乎爾吾非生知好古敏而求之者也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等而進也

子曰損益文質隨時之宜三王之法也孔子告顏淵爲邦者萬世不易之法也

子曰孟子論子濯孺子之事特曰不背師可稱也非言事君之道也事君而若此不忠之大也

子曰齊威之正正舉其事爾非大正也管子之仁仁之功爾非至仁也

或問泰伯之三讓子曰不立一也逃焉二也文身三也

或問趙盾越境果可免乎子曰越境而反且不討賊猶不免也必也越境而不反然後可免耳

子曰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耳

子曰桓魋不能害己孔子知矣乃微服過宋象將殺己舜知之矣乃同其憂喜饑溺而死有命焉而禹稷必救之國祚修短有數焉而周公必祈之知性命並行而不相悖然後明聖人之用

子曰顏回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爲己任哉

或問聖人亦有爲貧之仕乎子曰爲委吏乘田是也或曰抑爲之兆乎曰非也爲魯司寇則爲之兆也或人因以是勉子從仕子曰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之時又徐爲之謀耳

子曰子厚之氣似明道。

子曰天子之職守宗廟而堯舜以天下與人諸侯之職守社稷而太王委去之惟聖賢乃與於此學者守法可也。

子曰聖賢在上天下未嘗無小人也能使小人不敢肆其惡而已夫小人之本心亦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故四凶立堯朝必順而聽命聖人豈不察其終出於惡哉亦喜其面革畏罪而已苟誠信其假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是以雖堯舜之盛於此未嘗無戒戒所當戒也。

或問伐國不問仁人然則古之人不伐國其伐者皆非仁人乎子曰展禽之時諸侯以土地之故暴民逞欲不義之伐多矣仁人所不忍見也況忍言之乎昔武王伐紂則無非仁人也。

子曰強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彊宰我是也。

子曰信一也而有淺深七十子聞一言於仲尼則終身守之而未必知道此信於人者也若夫自信執得而移之。

劉安節問曰志篤於善而夢其事者正乎不正子曰是亦心動也曰孔子夢見周公何也子曰聖人無非誠夢亦誠不夢亦誠夢則有矣夢見周公則有矣亦豈寢而必夢夢而必見周公歟。

子語楊迪曰近所講問設端多矣而不失大概夫二三子豈皆智不足以知之由不能自立於衆說深照之間耳信不篤故也仲尼之門人其所見非盡能與聖人同也惟不敢執己而惟師之信故求而後得。

夫信而加思。乃致知之方也。若紛然用疑。終亦必亡而已矣。

子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漢王允、唐李德裕、功未及成而禍敗從之者。不知苞桑之戒也。

李覯有言。使管仲而未死。內嬖復六人。何傷威公之伯乎。子曰。管仲爲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盡也。既盡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盡心於女色而盡心於用賢也。

或問郭璞以鳩占。何理也。子曰。舉此意向此事。則有此兆象矣。非鳩可占也。使鳩可占。非獨鳩也。

或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顏子死之可乎不死乎。子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況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子曰。今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豫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子曰。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亡。乃爲人報仇而殺身。則亂民也。

子曰。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及也。穆生爲酒醴而去。免於胥靡之辱。姜肱爲土室之隱。免於黨錮之禍。薛山守箕山之節。免於新室之汙。其知幾矣。

子曰。漢世之賢良。舉而後至。若公孫弘猶強起之者。今則求舉而自進也。抑曰欲廷對天子之問。言天下之事。猶之可也。苟志於科目之美。爲進取之資而已。得則肆。失則沮。肆則悅。沮則悲。不賢不良。孰加於此。

子曰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天下之難者李固王允周顗王導之徒是已

劉安節問高宗得傅說於夢何理也子曰其心求賢輔雖寤寐不忘也故精誠既至則兆見乎夢文王卜獵而獲太公亦猶是也曰豈夢之者往乎抑見夢之者來乎曰猶之明鑑有物必見豈可謂與鑑物有往來哉

或問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其有是理邪抑曰爲之命邪子曰其欲代其兄之死也發於至誠而奚命之論然則在聖人則有可移之理也

子曰聖賢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爲之孔孟之屑爲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

子曰仲尼無迹顏子之迹微顯孟子之迹著見

子曰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和氣自然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顯其才用蓋亦時焉而已矣學者以顏子爲師則於聖人之氣象類矣

子曰古人以兄弟之子猶子也而人自以私意小智觀之不見其猶也或謂孔子嫁其女異於兄弟之女是又以私意小智觀之不知聖人之心也夫孔子蓋以因其年德相配而歸之何避嫌之有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而況聖人乎

子曰陳平言宰相之職近乎有學

子曰。顏子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

子曰。伯夷不食周粟。其道雖隘。而又能不念舊惡。其量亦宏。

朱光庭問周公仰而思之者。其果有所合乎。子曰。周公固無不合者矣。如其有之。則必若是其勤勞而不敢已也。

子曰。游酢、楊時、始也爲佛氏之學。既而知不足安也。則來有所請。庶乎其能變。

謝良佐既見明道。退而門人問曰。良佐何如。子曰。其才能廣而充之。吾道有望矣。

子曰。顏子虛中受道。子貢億度而知之。

子曰。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子曰。邦無道而自晦以免患。可以爲智矣。而比干則非不知也。

子曰。顏、孟、知之所至則同。至於淵懿溫淳。則未若顏子者。

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姦人也。

子曰。堯、舜、生而知之者也。湯、武、學而至之者也。文之德似堯、舜。禹之德似湯、武。雖然。皆聖人也。

子曰。身之言履也。反之言歸乎正也。

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猶春生也。孟子、則兼秋殺見之矣。

子曰學聖人者必觀其氣象鄒黨所載善乎其形容也讀而味之想而存之如見乎其人

子曰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爲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爲者也

子曰顏子具體顧微耳在充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顧未粹耳在養之而已

子曰傳聖人之道以篤實得之者曾子是也易簀之際非幾於聖者不及也推此志也禹稷之功其所優爲也

子曰聖人無夢氣清也愚人多夢氣昏也孔子夢周公誠也蓋誠爲夜夢之影也學者於此亦可驗其心志之定否操術之邪正也

子曰周勃入北軍問士卒如有右袒將何處哉已知其心爲劉氏者不必問也當是之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能濟矣迎文帝於霸橋而請問則非其時見河東守尉於其國而嚴兵則非其事幾於無所能者由不知學也

子曰仲尼渾然乃天地也顏子粹然猶和風慶雲也孟子巖巖然猶泰山北斗也

周茂叔曰荀卿不知誠子曰既誠矣尚何事於養心哉

子曰王仲淹隱德君子也其書有格言非其自著也續之者勦入其說耳所謂售僞必假眞也通之所得粹矣非荀揚所及續經其僞益甚矣自漢以來制詔之足紀者寡矣晉宋以後詩之足采者微矣

孫覺問孔明何如人也子曰王佐曰然則何以區區守一隅不能大有爲於天下也子曰孔明欲定中原

與先主有成說矣不及而死天也曰聖賢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不爲孔明保一國殺人多矣子曰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義有大於殺也孔子請討陳恆使魯用之能不戮一人乎曰三國之與孰爲正

子曰蜀之君臣志在興復漢室正矣

子曰楊墨學仁義而失之者則後之學者有不爲仁義者則其失豈特楊墨哉

子曰與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與與叔語宜礙而信者致誠也

子曰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沙隨之會晉侯怒成公後期而不見魯當是時國家有難彼曲我直君子不以爲恥也

子曰世云漢高能用子房非也子房用漢高耳

子曰揚子雲去就無足觀其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則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遜於不虞以保天命則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苟至於無可奈何則區區之命亦安足保也

子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子曰揚子雲之過非必見於美新投閣也夫其黽勉莽賢之間而不能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子曰韓信多多益善原作辨分數明而已

子曰君實謂其應世之具猶藥之參苓也可以補養和平不可以攻治沈痼自處如是必有救之之術矣

或問舜能化瞽象於不格姦而曷爲不能化商均也。子曰。舜以天下與人。必得如己者故難。於商均之惡。豈聞如瞽象之甚焉。

子曰。張良進退出處之際。皆有理。蓋儒者也。

子曰。孔門善問。無若顏子。而乃終日如愚。無所問也。

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

子曰。顏子默識。曾子篤實。得聖人之道者二子也。

或謂顏子爲人。殆怯乎。子曰。孰勇於顏子。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孰勇於顏子。

或問漢文多灾異。漢宣多祥瑞。何也。子曰。如小人日行不善。人不以爲言。君子一有不善。則羣起而議之。一道也。白者易汙。全者易毀。一道也。以風雅考之。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一道也。

子曰。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之而未能至之者也。

或問伊尹出處有似乎孔子。而非聖之時。何也。子曰。其任也氣象勝。

子曰。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

或問孟子何以能知言。子曰。譬之坐乎堂上。則其辨堂下之聲如絲竹也。苟雜處乎衆言之間。羣音囂囂

然。己且不能自明。尙何暇他人之知乎。

子曰。孔子爲宰爲陪臣。皆可以行大道。若孟子必得賓師之位而後行也。

子曰。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也。其學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可惜哉。

游酢得西銘誦之。則渙然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也。

子曰。和叔任道。風力甚勁。而深潛縝密。則於與叔不逮。

鮮于侁問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子曰。知其所樂。則知其不改。謂其所樂者何樂也。曰。樂道而已。子曰。使顏子以道爲可樂而樂乎。則非顏子矣。他日侁以語鄒浩。浩曰。吾雖未識夫子而知其心矣。

或問佛氏引人入道。比之孔子爲徑直乎。子曰。果其徑也。則仲尼豈固使學者迂曲其所行而難於有至哉。故求徑途而之大道。是猶冒險阻。披荆棘。以祈至於四達之衢爾。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知易者莫如孟子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春秋者莫如孟子矣。

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子曰。聞善言則拜者。禹之所以爲聖也。以能問於不能者。顏子之所以爲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則充然而自足。哀哉。

或問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而與拂父母之心孰重子曰非直不告也告而不可然後堯使之娶耳堯以君命命瞽瞍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在瞽瞍不敢違而在舜爲可娶也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於是乎皆得曰然則象將殺舜而堯不治焉何也子曰象之欲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子曰伊尹之耕於莘傅說之築於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子曰董子有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

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由是萬鍾由是

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子曰眞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子曰孔子教人各因其才有以文學入者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或問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卜以重其事子曰然則是僞也聖

人無僞。

子曰。盟可用。要之則不可用。要而盟與不盟同。使要盟而可用。則賣國背君亦可要也。是故孔子舍蒲人之約而卒適衛。

子曰。顏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己。故不遷。

子曰。仲尼之門。不仕於大夫之家。惟顏、閔、曾子數人而已。

或問小白子糾孰長。子曰。小白長。何以知之。子曰。漢史不云乎。齊威殺其弟。蓋古之傳者云爾。有如子糾兄也。管仲輔之爲得正。小白既奪其國而又殺之。則管仲之於威公。乃不與同世之仇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威。聖人之言無乃甚害於義。而啓後世反復不忠之患乎。

子曰。生而知之者。謂理也。義也。若古今之故。非學不能知也。故孔子問禮樂訪官名。而不害乎生知也。禮樂官名。其文制有舊。非可鑿知而苟爲者。

子曰。人所不可能者。聖人不爲也。或曰。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陋哉斯言也。

子曰。荀子謂博聞廣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舜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

子曰。工尹商陽追吳師。既及之。而曰我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夫商陽惟當致力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慢莫甚焉。孔子蓋不與也。其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蓋記禮者之繆也。

子曰。曾子易簀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

子曰孔子之道得其傳者曾子而已矣時門弟子才辯明智之士非不衆也而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也觀易簀之事非幾於聖者不足以臻此繼其傳者有子思則可見矣

劉安節問孔子未嘗以仁許人而稱管仲曰如其仁何也子曰闡幽之道也子路以管仲不死於子糾爲未仁其言仲者小矣是以聖人推其有仁之功或抑或揚各有攸當聖人之言類如此學者自得可也

子曰在邦家而無怨聖人發明仲弓使之知仁也然在家而有怨者焉舜是也在邦而有怨者焉周公是也

子曰堯舜孔子語其聖則不異語其事功則有異

子曰象憂喜舜亦憂喜天理人情之至也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管叔初未嘗有惡使周公逆度其兄將畔而不使是誠何心哉惟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

子曰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使夫國人有所矜式其心善矣於孟子有可處之義也然時子以利誘孟子門人故孟子曰我非欲富也如其欲富則辭十萬而受萬乎故當知孟子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特不可以利誘耳

子曰不已則無間天之道也純則不二文王之德也文王其猶天歟

或問莊周何如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

子曰世之博聞强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

有弊也。

子曰。瞻之在前。未能及也。忽焉在後。則又過也。其差甚微。其失則有過不及之異。是微也。惟顏子知之。故與卓爾之歎也。

或問後世有作。虞帝弗可及。何也。子曰。譬之於地。肇開而種之。其資毓於物者。如何其茂也。久則漸磨矣。虞舜當未開之時。及其聰明如此。其盛宜乎後世莫能及也。胡不觀之。有天地之盛衰。有一時之盛衰。有一月之盛衰。有一辰之盛衰。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其榮枯休戚。未有同者。陰陽消長。氣之不齊。理之常也。

子曰。知之既至。其意自誠。其心自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是以未嘗復行。有復行焉者。知之不至耳。

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或過或不及。無非惡也。楊墨之類是也。

明道十五六時。周茂叔論聖道之要。遂厭科舉。慨然欲爲道學。而未知其方也。及汎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明道志康節之墓曰。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卻。玩心高明。觀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乎順。浩然乎歸。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

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樂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之功亦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才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有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李穆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也。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高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以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伯淳既沒。公卿大夫議以明道先生號之。子爲之言曰。周公死。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天不慭遺。哲人早世。學者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亙萬古而長存也。

君臣篇

子曰。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惠。違道干譽。欲致天下之親己。則其道狹矣。非特人君爲然也。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厚己也。雖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疏戚在人而已。不可巧言

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己也雖鄉黨親戚亦然

子曰君道以人心悅服爲本

子曰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子曰君子有爲於天下惟義而已不可則止無苟爲亦無必爲

子曰止惡當於其微至盛而後禁則勞而有傷矣君惡既甚雖以聖人救之亦不免咈違也民惡既甚雖以聖人治之亦不免於刑戮也

子曰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必達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冥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强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爲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讋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明爾故其受命如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

子曰小人之於君能深奪其志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

子曰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霸道也

子曰。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入惟知有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歟。

張子厚再召如京師。過子曰。往終無補也。不如退而閒居。講明道義。以資後學。猶之可也。子曰。何必然。義當往則往。義當來則來耳。

子曰。剛健之臣。事柔弱之君。而不爲矯飾之行者鮮矣。夫上下之交不誠。而以僞也。其能久相有乎。

或問升卦有大臣之事乎。子曰。道何所不在。曰。大臣而猶升也。則何之矣。子曰。上則升君於道。下則升賢於朝。己則止其分耳。分則當止而德則當升也。盡是道者文王也。

子曰。士有志在朝廷而才不足者。有才可以濟而誠不至者。誠苟至焉。正色率下則用之。天下治矣。

劉安節問賜魯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可乎。子曰。不可。人臣而用天子之所用。周公之法亂矣。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過也。王氏謂人臣有不能爲之功。而周公能之。故賜以人臣不能用之禮樂。非也。人臣無不能爲之功。周公亦盡其分耳。人臣所當爲者而不爲。則誰爲之也。事親若曾子可也。其孝非過乎子之分也。亦免責而已。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苟不盡其責之所當爲。則事業何自而立。而謂人臣有不能爲之功。是猶曰人子有不能爲之孝也。而可乎。後世有恃功責報。而怏怏於君者。必此之言夫。

子曰。當爲國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矣。而猶不免。則命也。苟惟致其命。安其然。則危塞險難。無足以動其

心者行吾義而已斯可謂之君子

子曰君子之處高位也有極而無隨焉在下位也則有當極有當隨焉

或問爲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則不見從也則如之何子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者其有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

范公爲諫官嘗諫上曰今欲富國强兵將何以爲子聞之曰野哉烏足以格其君周禮所記亦有強富之術惟孟子爲梁惠王言利之不可爲至於不奪不厭言兵之不可用至於及其所愛也庶乎其可矣

子曰凡諫說於君論辯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子曰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己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管仲之相威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也夫漢初君臣徒以智力相勝勝者爲君其臣之者非心說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責平等以死節庸肯

苟死乎。

子曰。士方在下自進而干君。未有信而用之者也。古之君子。必待上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崇己以爲大也。蓋尊德樂道之誠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耳。

或謂屯之九五曰屯其膏。然則人君亦有屯乎。子曰。非謂其名位有損也。號令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威權去己而不識所收。如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或不勝其忿。起而驟正之。則致凶之道。其惟盤庚周宣乎。修德用賢。追先王之政而諸侯復朝焉。蓋以道馴致。不以暴爲之也。若唐之僖宗昭宗是也。恬然不爲。至於屯極。則有亡而已。

昔有典選其子當遷官而固不之遷者。其心本自以爲公。而不知乃所以爲私也。或曰。古者直道而行。於嫌有所不必避。後世人僞競生。是以不免耳。

子曰。非無時也。時者人之所爲。蓋無其人耳。

子曰。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而後出者以此。

子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

或問臣子加諡於君父。當極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諡。知忠孝者不爲也。

子曰。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饑則爲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

乎。

或謂禮局設官。地清而職閒。可居也。子曰。朝廷舉動。有一違禮。則禮官當任其責。安得謂之閒。

或曰。未有大臣如介甫得君者。子曰。介甫自知之。其求去自表於上曰。忠不足取信。事事待於自明。使君臣之契果深而有是言乎。

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子曰。君子不輕天下而重其身。不輕其身而重天下。凡爲其所當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者而已。

或問孔子事君盡禮而人以爲諂。禮與諂異矣。諂何疑於盡禮。子曰。當時事君者。於禮不能盡也。故以譏聖人。非孔子而言。必曰小人以爲諂也。孔子曰。人以爲諂而已。聖人道大德宏。故其言如此。

子進講至南容三復白圭。中侍謂講至南字請隱之。子不聽。講畢。進曰。人君居兆人之上。處天下之尊。只懼怕人過爲崇奉。以生驕慢之心。此皆近習諂媚以養之耳。昔仁宗之世。宮嬪謂正月爲初月。易蒸餅曰炊餅。皆此類。天下至今以爲非嫌名舊名。請勿復諱也。翼日。孫覺講曰。子畏於正。子曰。以諱之故。獨無地名可稱也。謂畏於正。此何義也。

司馬溫公、呂申公、韓康公、上子行義於朝。遂命以官。典西都之教。子辭不聽。又辭曰。上嗣位之初。方圖大治。首拔一人於畎畝之中。宜得英材。使天下聳動。知朝廷之急賢也。今乃官使庸常之人。則天下何望。後世何觀。朝廷之舉何爲。臣之受也何義。臣雖至愚。敢貪寵祿以速戾於厥躬。是以罔虞刑威而必盡

其說。願陛下廣知人之明以照四方。充取臣之心以求眞賢。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雖聖賢亦將爲陛下出矣。況如臣者何足道哉。又不聽而召之至京師。且使校讎館閣子以布衣造朝也。則曰草萊之臣蒙召而至。未見君先受命。非禮也。既見於庭。又命之陛對。遂有講筵之除。子退而上疏曰。知人則哲。堯舜所難。臣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臣何者而遽加擢任也。今之用臣。蓋非常之舉。必將責其報効。此天下之所觀聽也。苟或不然。則失望於今。而貽笑於後。可不謹哉。臣請有所言焉。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性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臣欲謹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磨德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深處宮闈。爲益多矣。夫傅德義者。在乎防閒見之非。節嗜慾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樸實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庶幾隨事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成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爲首。云夫儒者得

以經術進說於人君。言聽則志行。自昔抱道之士。孰不願之。顧恨弗獲。然自古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感通。信以發志。臣也道未行於室家。善未孚於鄉黨。而何足以動人主之心乎。苟不度其誠之未至。而姑善辭說於進退之間。爲一時之觀則可矣。必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久而無斁。臣知其不可也。是以欲進而思義。喜時以愧己。夫海宇至廣。賢俊非一人。願博謀羣臣。旁加收擇。期得出類之賢。實諸左右。輔成聖德。則爲宗社生靈之福矣。久之意有不合。上書太后曰。臣鄙人也。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於茲幾三十年。昔在兩朝。叨爲當塗者薦揚。臣於是時自顧道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上嗣位。陛下臨朝。大臣仰體求賢願治之心。搜揚巖穴。首及微臣。以爲召而不往。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如臣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則邦有常憲矣。是以奔走承命。甫至闕庭之外。又有館職之除。方且表辭。遂蒙賜對。臣於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廉陛。咫尺天光。未嘗一言及於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玉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已萌矣。辭不獲命。於是服勤厥職。夫性樸而言拙。臣之所短也。若夫愛上之心。事上之禮。告上之道。則不敢不盡也。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直欲舉太平不止於因循苟安而已。苟能日謹一日。天下之事。誠不足慮。而方今所謂至急爲長久之計。則莫若輔養上德。歷觀前古。成就幼主。莫備於周公。爲萬世之法。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以先王之道爲必可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然後知周公誠不我欺也。考之立政之書。其言常伯

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爲戒要在得人以爲知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夫僕臣正厥后克聖左右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然後起居出入無違禮也發號施令無不善也後世不復知此以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夫此一端而已苟曰如是而足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又何必置官設職求賢德之士哉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勢位使之然也臣服職以來六侍扆御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說者竦立案傍解釋數行則已肅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也亦已異於周公輔成王之道矣或以謂上方幼沖宜爾者不知本之論也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智慮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故所急在先而不憂其太早也或又曰聖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則尤非也莫聖於禹而益以丹朱傲游慢虐爲之戒禹豈不知是也以唐太宗之聰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其始也惡隋煬帝之侈麗毀其層觀未六七年乃欲治乾陽殿矣人心奚常之有所以聖賢處崇高之位當盛明之際不忘規戒爲慮至深遠也況幼沖之君而可懈於閑邪拂違之道乎夫開發之道有方而明習之益至切夫學悅而後入宜使上心泰而體舒然後有所悅懌今也前對大臣動虞違謬一言之出史必書之非所以遜人主之志而樂於學也凡侍講讀皆使兼視他職比於輔導則弗專矣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

意則不能感發古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也今夫鑪怒而擊之則聲武悲而擊之則聲哀誠意之入也其於人亦猶是矣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於心思及至上前然後責功於簡册望化於頰舌不亦淺乎道衰學廢世不得聞此言也久矣雖聞之必笑之以爲迂且誕也陛下高識遠見當豪鑒采聖學不傳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量度方且區區駕其說於學以示天下後世不虞幸會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誠使臣得以所學上沃帝聽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

神宗首召伯淳首訪致治之要子對曰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上曰定志之道何如子對曰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間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臣願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益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蓋亦尊德樂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化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之幸上嘉納焉

明道告神宗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上拱手前坐曰當爲卿戒之因論人才上曰朕未之見也曰陛下奈

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明道之未爲臺諫也。察荊公已信用矣。明道每進見。必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一言及功利。上始疑其迂闊。而禮貌不少替也。一日極論治道。上斂容謝曰。此堯舜之事也。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上益敬之。荊公晝策寢行。子意多不合。令出有不便者。卽論奏之。其尤有益。則論大臣不同心。謂小臣預大計。謂青苗收二分之息。謂鬻祠部度牒良民爲僧。謂民情怨咨而公論壅遏。謂興利之臣日進。而尙德之風寖衰。上不敢用。子遂以罪去。明道補外官。入辭上。猶眷眷問政。他日明道曰。當是時。吾不能感動君心。顧吾學未至德未成也。雖然。河濱之人。捧土塞孟津。亦復可笑。人力不勝。以至於今。豈非命哉。

心性篇

劉安節問心有限量乎。曰。天下無性外之物。以有限量之形氣。用之不以其道。安能廣大其心也。心則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所主爲心。實一道也。通乎道則何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是性外有物乎。

子曰。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

子曰。占出於自然之理。聲發於自然之氣。聽聲者知其資之善惡。善卜者知其人之姓氏。是一道也。

子曰。論性而不及氣則不備。論氣而不及性則不明。

子曰。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未應不爲先。已應不爲後。如百尋之木。本根枝葉。則一氣也。若曰高明之極。無形可見。必也形諸軌轍之間。非也。高明之極。軌轍之間。皆一貫耳。

子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待於聞見

子曰告子言生之謂性通人物而言之也孟子道性善極本原而語之也生之謂性其言是也然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牛有牛之性馬有馬之性而告子一之則不可也使孟子不申問告子不嗣說烏知告子之未知義孟子爲知言

子曰凡物既散則盡未有能復歸本原之地也造化不窮蓋生氣也近取諸身於出入息氣見闔闢往來之理呼氣既往往則不返非吸既往之氣而後爲呼也

或問性與天道是誠不可得而聞乎子曰可自得之而不可以言傳也他日謝良佐曰子貢卽夫子之文章而知性與天道矣使其不聞又安能言之夫子可謂善言子貢可謂善聽

子曰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或曰心在我既已入於妄矣將誰使之子曰心實使之

子曰視聽言動身之用也由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

子曰心本至虛必應物無迹也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故視聽言動必復於禮制於外所以安其中也久則誠矣

張子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同稟於性遇其適然爾力行不至難以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難以語命可以言遇也或問命與遇異乎子曰遇不遇卽命也曰長平死者四十萬其命齊乎子曰遇白

起則命也。有如四海九州之人同日而死也。則亦常事爾。世之人以爲是駭然耳。所見少也。

或問韓文公揚雄言性如何。子曰。其所言者才耳。

或問盡心之道。豈謂有惻隱之心而盡乎惻隱。有羞惡之心而盡乎羞惡也哉。子曰。盡則無不盡。苟一一而盡之。烏乎而能盡。

韓侍郎曰。凡人視聽言動。不免幻妄者。蓋性之不善也。子哂之曰。謂性不善者。則求一善性而易之可乎。

子曰。君子慮及天下後世。而不止乎一身者。窮理而不盡性也。小人以一朝之忿。曾身之不遑恤。非其性之盡也。

子曰。天人無二。不必以合言。性無內外。不可以分語。

子曰。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有己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

子曰。氣質沈靜於受學爲易。

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慾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

王介甫曰。因物之性而生之。直內之敬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外之義也。子曰。信斯言也。是物先有性。然後坤因而生之則可乎。

子曰。動以人則妄。動以天則無妄。

子曰。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

子曰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

或曰窮理、智之事也盡性、仁之事也至於命、聖人之事也子曰不然也誠窮理則性命皆在是蓋立言之勢不得不云爾也

子曰有爲不善於我之側而我不見有言善事於我之側而我聞之者敬也心主於一也

或曰惟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子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

子曰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

子曰有得無得於其心氣驗之裕然而無不充悅者實有得也切切然心勞而氣耗謂已有得、皆揣度而知之者也

子曰所守不約則泛然而無功約莫如敬

子曰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息而縱之則存者亡矣

子曰義理客氣相爲消長者也以其消長多寡而君子小人之分日以相遠矣

子曰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可乎子曰恥不能而爲之可也恥不能而隱之不可也至於疾人之能又大不可也若夫小道曲藝雖不能焉君子不恥也

或問君子存之何所存也子曰存天理也天理未嘗亡而庶民則亡之者衆矣

或問志乎道而玩之不樂居之不安何也子曰無乃助之長歟

子曰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

或問敬忠孚信之別子曰一心之謂敬盡心之謂忠存之於中之謂孚見之於事之謂信

子曰自得而動者猶以手舉物無不從也慮而後動者猶以物取物有中有不中矣

或問人情本明其有蔽何也子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稟清濁之不齊也

子曰德性云者言性可貴也性之德言性所有也

張子曰太虛至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則濁濁則有礙礙則形窒矣子曰神氣相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爲神濁者何獨非神乎

或問獨處夜行而多懼心何也子曰燭理不明也明理則知所懼者皆妄又何懼矣知其妄而猶不免者氣不充也敬不足也

子曰以私己爲心者枉道拂理諂曲邪佞無所不至不仁孰甚焉

子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劉安節問曰孝弟之行何以能盡性至命也子曰世之言道者以性命爲高遠孝弟爲切近而不知其一統道無本末精麤之別洒埽應對形而上者在焉世豈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心至命者亦由之而弗知也人見禮樂壞崩則曰禮樂亡矣然未嘗亡也夫盜賊人之至不足道者也必有總屬必有聽順然後能羣起而謂禮樂一日亡可乎禮樂無所不在

而未嘗亡也。則於窮神知化乎何有。

子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則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

或問性之成形。猶金之爲器歟。子曰。氣比之金可也。不可以比性。

子曰。言不足以得意。得意則言可忘矣。非心自得之。終非己物。

子曰。泛乎其思之。不如守約。思則來。捨則去。思之弗熟也。

子曰。天德云者。謂所受於天者未嘗不全也。苟無壞汙。則直行之耳。或有汙壞。則敬以復之耳。其不必治而修。則不治而修義也。其必治而修。則治而修亦義也。其全天德一也。

或問性善而情不善乎。子曰。情者、性之動也。要歸之正而已。亦何得以不善名之。

子曰。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有善否。由氣稟有偏正也。性則無不善。能養其氣以復其正。則才亦無不善矣。

或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何以異。子曰。赤子之心已發。發而去道未遠也。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或問志意之別。子曰、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發而不當。私也。

子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楊迪言於子曰。心迹固夫子以爲無可判之理。迪也疑焉。子曰。然則舜同象之憂喜。孟子不以爲僞。卽是宜精思以得之而何易言也。

子曰。與叔昔者之學雜。故常以思慮紛擾爲患。而今也求所以虛而靜之。遂以養氣爲有助也。夫養氣之道。非槁形灰心之謂也。人者生物也。不能不動而欲槁其形。不能不思而欲灰其心。心灰而形槁。則是死而已也。其從事於敬以直內。所患則亡矣。

游酢曰。能戒謹於不睹不聞之中。則上天之載。可循序而進矣。子曰。是則然矣。雖然。其序如之何。循之又如何也。荀卿曰。始乎爲士。終也爲聖。其言是也。而曰性者惡也。禮者僞也。然則由士而聖人者。彼亦不知其所循之序矣。可不深思而謹擇乎。

子曰。有能全體此心。學雖未盡。但隨分以應事物。雖不中不遠矣。

子曰。西北與東南人材不同。氣之厚薄異也。

或問心有存亡乎。子曰。以心無形體也。自操舍言之耳。夫心之所存。一主乎事。則在此矣。子因以目視地曰。過則無聲臭矣。其曰放心者。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心則無存亡矣。

子曰。佛者平居高談。自謂見性得盡。至其應物處事。則有惘然不知者。是實未盡所得也。

或問。有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也。子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子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

子曰。不欲則不惑。惑者由有所欲也。欲非必盤樂也。心有所向。無非欲也。

或曰。心未有所感之時。何所寓也。子曰。莫知其鄉。何爲而求所寓。有寓非所以言心也。惟敬以操之而已。

子曰。邪說雖熾。終不能勝正道。以人之秉彝不可亡也。然亦惡其善惑人心。是以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

子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

子曰。善惡云云者。猶杞柳之論也。善惡混云者。猶湍水之說也。

子曰。人性果惡耶。則聖人何爲能反其性以至於斯也。

子曰。命受於天。或者服餌致壽。是天命而可增益也。

子曰。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人獨計其一身之窮通而已。非惑夫。

子曰。君子以識爲本。行次焉。今有人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之惑。將流蕩而不知反。好惡失其宜。是非亂其眞。雖有尾生之信。曾子之孝。吾弗貴也。

子厚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其入神之奧乎。學者欲以思慮求之。既以自累其心於不神矣。烏得而求之哉。子曰。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事矣。孟子於是論養氣之道。而未遽及夫神也。子厚曰。勿忘者亦不捨其靈明。善應之耳。子曰。存不捨之心。安得謂之靈明。然則其能善乎。子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梏。爲夜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

子曰。甚矣慾之害人也。人爲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不知。則至於滅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覺莫要於思。惟思

爲能窒慾。

子曰。自性得者皆善也。而有仁義禮智之名者。以其所施之不同。合而言之一道也。舍而行之。是悖理而違道也。而世言道與性者。必曰超然渺乎四端之外。是亦不學之過也。

子曰。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所知。不假聞見。

子曰。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不知求放心而求放雞犬者也。

子曰。有一物而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心無目不能視。目無心不能識也。

子曰。莫大於性。小人云者。非其性然也。自溺於小而已。是故聖人閔之。

子曰。人之性猶器。受光於日。佛氏言性猶置器日下。傾此於彼爾。日固未嘗動也。

子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則於天德不盡。其於知天難矣。

子曰。眞元之氣。氣所由生。外物之氣。不得以雜之。然必資物之氣。而後可以養元氣。本一氣也。人居天地一氣之中。猶魚之在水。飲食之眞味。寒暑之節宣。皆外氣涵養之道也。

子曰。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而佛言有一物不亡而常存。能盜胎奪陰。則無是理也。

子曰。不誠不莊而曰盡性者。無之。性之德無僞慢。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子曰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心於是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心與天爲一或者滯心於智識之間故自見其小耳

或問克伐怨欲不行而非仁何也子曰無是四者非仁而何原憲之問在於止而不行未免於有是心也故曰可以爲難而已蓋將以起原憲之問而進之而憲不能也

或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之道也

子曰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

子曰感而遂通感非自外也

子曰退藏於密者用之源也

子曰人心私欲也危而不安道心天理也微而難得惟其如是所以貴於精一也精之一之然後能執其中中者極至之謂也

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子思開示學者切要之語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其意亦猶是也有得於此者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無得於此者役役於見聞知思爲機變之巧而已

子曰知命者達理也受命者得其應也天之應若影響然得其應者常理也致微而觀之未有不應者自淺狹之所見則謂其有差矣天命可易乎然有可易者惟其有德者能之

韓康公曰。今有人頓然明盡者子信諸。子曰。必也生而知之。然未之見也。凡所貴乎學者。不謂生而知之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言其至也。佛氏於陰陽生死古今未之識也。而謂得夫形而上者。與吾聖人無二致。可乎。人才智愈明。其所陷溺愈深。可不戒乎。

子曰。學必知自慊之道。有一毫不自慊。則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

子曰。帥氣在志。養氣在直內。有私意則餒。無不義則浩然。

子曰。心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子曰。質之美者。一明卽盡。濁滓渾化。斯與天地同體矣。莊敬持養。抑其次也。及其至則一也。

或問多怒多驚。何也。子曰。主心不定也。

子曰。心盡乎智周萬物。而不盡乎如死灰。形盡乎動容周旋。而不盡乎如槁木。以寂滅湛靜爲道者。其分遠矣。

張子厚問伯淳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也。子曰。所謂定者。靜亦定。動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性爲有內外也。性爲隨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在內也。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生於西也。非其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其害在於

是內而自私也。用智也。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何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聖人未嘗絕物而不應也。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能以方怒之時。遽忘怒心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人物篇

子曰。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

子曰。人以累物爲患。必以忘物爲賢。其失一也。

子曰。物固有是理。因而充長之。不俟乎造爲。故曰益長裕而不設。設則僞矣。

子曰。觀物理於察己之理明。則無往而不識矣。

子曰。君子循理故常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子曰。時者。聖人之所不能爲也。而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以可易之道者。豈徒爲教哉。蓋有其理也。

子曰。物形有小大精麤之不同。神則一而已。

子曰。物相入則相說。說則相入。說以正爲貴。君子之道。致說於民。如天地之施焉。

子曰君子之自尚蓋非一致有抱道不偶而高潔自守者焉有知止足之戒退而保身者焉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者焉有清介遠引不屑世故者焉孔子所謂志則可者進退合道者也

子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由一理復其初也

子曰非仁無以見天地

子曰感慨殺身常人之所易處死生之際雍容就義君子之所難

子曰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

子曰聖賢之處世莫不如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汙而已

子曰一行非所以名聖人

子曰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

或曰凡人辨論自直其說求勝人而無含容之氣何也子曰識量狹也聖人之有量天資也君子之有量學識也聖人與日月並明故天地同量下此者猶之江海也鐘鼎也釜斛也斗筲也其涯雖異其受也不齊而未有不滿者也惟道無限量知道者量必宏學而充之則亦隨其知之所至而已人有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推而上之至於爲公輔而滿者方其未滿猶可蔽也既不能承則必盈溢不可掩也鄧艾位登三公年七十矣其自處亦善及破蜀有功則心動矣謝安聞苻堅之敗不形喜色及

折屐齒則心動矣。有飲酒既醉而執禮愈恭者。雖賢於顛沛而爲酒所動。一也。富貴公子。折身過於謙抑。視驕傲者亦賢矣。亦爲富貴所動也。

或問、視朋友之過不告則不忠。善告之不聽則當何如。子曰。誠意交孚於未言之前。雖不言而人信之矣。不信者、誠不至也。

子曰。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多矣。惟妻孥之牽情慾之愛。能斷而不惑者。鮮矣哉。

子曰。勇一也。而用不同。勇於氣者小人也。勇於義者君子也。

劉安節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徵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況老少之異乎。

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

子曰。天下之聚貴以正。聚不以正。於人則爲苟合。於財則爲悖入。

子曰。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翦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

子曰。不以己待物。而以物待物。是謂無我。

子曰。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矣。

子曰。一介之士。苟存心於愛物。亦必有所濟。

子曰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愚之等
劉安節問太古之時人物同生子曰然純氣爲人繁氣爲物乎子曰然其所生也無所從受則氣之所化乎子曰然
子曰物窮而不變則無不易之理易者變而不窮也
子曰萬物始生也鬱結未通則實塞於天地之間至於暢茂則塞意亡矣
子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乎志士勵行守之於爲乎順理則裕而從欲則危乎
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或各因所虧者成之而已
張子曰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子曰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張子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
或問天民與大人之道何以異子曰順天而行道者天民也順天而爲政者天吏也大人則進乎此矣
子曰君子處難貴守正而不知其他也守正而難不解則命也遇難而不固其守以自放於邪濫雖使苟免斯亦惡德也知義命不爲也
子曰先儒母弟之說非也禮云立嫡子母弟者謂嫡也非以同母爲加親也以同母爲加親是知母而不知父非人道也
子曰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爲聖人有能有

不能非知聖人者也

子曰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吾所應惟君子能之

子曰聖人責人緩而不迫事正則已矣

或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己兢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

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子曰君子常過於厚小人常過於薄君子常過於愛小人常過於忍

子曰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

子曰今之世稱曰善人者豈如無惡可欲也哉殆亦昏棄無立之異名

子曰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子曰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勞也

子曰萬物之理皆至足而人於君臣父子之間不能盡其分者多矣

子曰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

或問聖人之道其難知也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是言也涵蓄無窮之旨學者宜深思也

子曰。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制在人。而不知羈靮之用本於馬也。聖人之化亦如之。

子曰。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有濟物之用而未及乎物。猶無有也。

子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

子曰。聖人、天地之用也。

子曰。聖人盡道以其身之所行者教人。是欲天下之人。皆至於聖人之域也。佛氏逃父棄家。毀絕倫類。獨處山林之下。乃以所輕所賤者施諸人。豈聖人君子之心哉。

子曰。凡物有形。則聲色臭味具焉。四者之虛實均而實勝也。意言數象亦然。

子曰。夢之所接無形聲。而心所感通。則有形聲之理。物生者、氣聚也。物死者、氣散也。

子曰。君子在蹇則有以處蹇。在困則有以處困。道無時而不可行也。不以蹇而蹇困而困也。

子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未有不善者。成而後有敗。興而後有衰。得而後有失。事無不然者。故孔子贊之曰。元者善之長也。

子曰。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

或問符瑞之事有諸。子曰。有之。聖人不道焉。何也。曰。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禎祥而自恃則有害。是以不道也。

子曰。堯夫云。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夫人自人。物自物。其理昭矣。

子曰。合而生。非來也。盡而死。非往也。然而精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子曰。與昧者語。如持掖醉人。左扶之則右仆。右扶之則左仆。欲其卓立中塗。不可得也。

子曰。莊周言神人者非也。聖而不可知。則不可得而名。故以神稱之。非謂神人加於聖人一等也。

子嘗言、昔游乎雍華之間。關西學者六七人從予行。一日亡千錢。僕者曰。非晨裝遺。必涉水沈之矣。子曰。惜哉。有謂子曰。是誠可惜也。又有曰。微哉千錢。亦何足惜也。又有曰。水中囊中。人亡人得。可以一視。何歎何惜也。子曰。人苟得之。則非亡矣。今迺墮諸水則無用。吾是以歎之。及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乃如是之不同也。與叔曰。夫三子之言何如。子曰。最後者善。與叔曰。善則善矣。觀夫子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善誌之。既十有五年。閱故編見之。思與叔不幸而早死。爲之隕涕。

子曰。君子之學必日進。則日新。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子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若不可階而升也。其近若地。則亦可以履而行也。

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以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以適道。

子曰。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子曰。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

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心與事遇。則內之所重者更互而見。此一事重則此一事出。惟能物各付物。則無不

可矣。

子曰。爲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耳。聖人無爲異於是。

子曰。元氣會則主聖賢。

子曰。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和則死。

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

子曰。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所不及。

子曰。聚爲精氣。散爲游魂。聚則爲物。散則爲變。觀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始終。不越聚散而已。

鬼神者、造化之功也。

子曰。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才卑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

或曰。凡物之出。各自其氣之所勝而化焉。子曰。何以見之。曰。如木之生。新根既大。則舊根化矣。子曰。是克也。或曰。克則木化爲土而何。子曰。非化也。克也。物無一定盛衰相因。古之人以迭王言五行盡之矣。或曰。五行一氣也。其本一物耳。子曰。五物也。五物備然後生。猶五常一道也。無五則亦無道。然而既曰五矣。則不可渾而爲一也。

子曰。物有本末。而本末非二道也。

子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曰致曰位。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得之云爾。

子曰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

子曰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

子曰輕浮巧利之人去仁遠矣

子曰天理無私一入於私雖欲善其言行皆非禮

子曰不履聖賢之行則亦不能入其閫奧

子曰不可爲而爲之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也

子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拔本塞源之教也

子曰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諸明鏡試縣美物至則美醜物至則醜鏡何有美醜哉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可喜可怒之事必容心其間若不啻在己者亦勞矣

子曰上下一於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所不至此聖人修己以安百姓之道也

子曰爲惡之人原於不知思有思則心悟

子曰物未嘗不齊也強欲齊之者非物不齊也汝自不齊耳

子曰上竿而戲者自數尺至於百尺習化其高也況聖人至誠妙物之功乎

子曰聖人一言卽全體用不期然而然也

子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則與禽獸何異矣

或問於傳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頭蛇身者信乎子曰謂之人則無是矣或言其賦形之有肖焉則可謂云爾已矣

子曰物我一理明此則盡彼盡則通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於一草木所以如此者皆窮理之功也

子曰窮物理者窮其所以然也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幽顯必有所以然者苟曰天惟高耳地惟厚耳鬼神惟幽顯耳是則辭而已尙何有哉

子曰惟聖人凝然不動

子曰惟聖人善通變

子曰五行在天地之間有則俱有無生出先後之次也或水火金木土之五者爲有序不可也然則精神魂魄意之五者爲序亦不可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二程粹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編輯者　楊時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沈拙秋王永棨）錫

平

一二六〇上